

劇藝叢書

第一種

北地王

第四幕劇

周貽白著

查林木

109

109
劇藝叢書

第一種

北地王

四幕劇

周貽白著

亞星書店刊印

潮錄出版總社發行

民國廿九年

自序

編寫一個劇本，作者對於題材的選取，本事的結構，固可自由處理，同時，場子的接合，人物的分配，劇目的穿插，對白的安排，在在都可視所需要而加以發揮。蓋造化既已在手，只須調度有方，但能不背人情，至於其事之有無，初非觀衆所願深究。不過，這種情形，在中國戲劇裏却有點兩樣。因爲中國戲劇原有「演古」之稱，其取材多爲歷史故事，論劇者不問排場結構如何，往往先作本事之考索。如討究雜劇傳奇者，舊有曲海總目提要一書，近年皮黃風行，則又有京劇提要之作。其實，戲劇這一部門，自有其本身之歷史嬗變，決不能以史籍有無其事而評論其得失。否則，戲劇之爲物，除了把一個故事介紹給觀衆以外，就會別無意義。這似乎不是我們所知道的戲劇，而只是一種表演故事的活動工具。若果如是，則上述種種，或將被人目爲荒誕不經。然而，也要可考幾能考，不可考者就不必多作傳會。何況，中國戲劇的歷史悠長，專靠正史來比證本事，不見得就是戲劇與正史不合，事實上也許戲劇並非從正史取材，而係其本身歷史之一種衍進。這其間，便將牽涉到民間傳說，或世不經見之某種祕乘。因之，不考尙存其真，要考反失其實，於多謗博的結果，說

不定正是對戲劇無所認識的一種表現。

就拿三國故事的戲劇來說罷！今之考證皮黃劇者，每以三國志及三國志演義爲主張，其實皮黃劇的三國戲，一部份雖曾參合正史或演義，一部份却是演義承襲著舊有戲劇經過一番渲染然後再譜入皮黃，另一部份便只有戲劇上的排場衍變，根本與演義無關。蓋中國戲劇自有其單獨系統，不必專以正史或演義爲其藍本。最好的例子，便是黃鶴樓一劇，若欲憑藉正史或演義來加以考證，則此段故事可謂全無根據，如果要一筆抹煞，認爲出自杜撰，則殊不然。因爲演義並非直接演述正史，在小說源流上，又另有其系統，那便是在三國志演義之前還有所謂元至治本的三國志平話，黃鶴樓的故事，恰爲其中的重要關目，即令拋開平話不談，在戲劇上也還有其根據。元人朱凱有劉玄德醉走黃鶴樓雜劇，當即今之皮黃劇黃鶴樓的祖本。而且有一件事，最足使人驚奇，元劇中那位闖筵讎殺的武臣，並非長坂坡前的趙雲，而是天水關下的姜維。假如以正史作爲依據，則姜維歸蜀，在劉後主建興六年，怎麼可以到黃鶴樓保護劉玄德？可是這段故實，在民間傳說上似乎頗有勢力。清邱映雪燕人碑傳奇，計賺麴中收，江南曲云：「呀！俺是個狂姜維，胆大呵，黃鶴樓待輕敵。」綴白裘第八集卷二，便是根據其說，至於皮黃劇的黃鶴樓以姜維擔作

趙雲，雖爲切近史實起見，其間似亦有其關合的理由，蓋趙雲二人，在三國中俱以大胆見稱，而又同爲蜀將，趙雲則「一身是胆」（見三國志裴注引雲別傳），姜維則「胆如斗大」（見三國志裴注引世語），以趙雲姜維編劇者不爲無見。

本劇所演亦爲三國故事之一，其事不惟見諸正史，且亦見諸平話，見諸演義，見諸輓曲，見諸皮黃，乃至於其他地方戲劇，莫不有之，雖然茫茫大海，所取不過一瓢，其間的源流，却不能不先弄明白。一方面自然是想表白一下本劇的種種安排，庶免被人目爲有乖史實；一方面也是想替別人省一點筆墨，希望他不至重抄正史來互作比證。

這一段故事，正史上是附載在陳壽三國志蜀書後主本傳，其文曰：「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綿竹，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於艾……是日，北地王禪，傷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這是正史的本文，雜史方面，則有晉書譙周、春秋，據三國志裴松之注引云：

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禪怒曰：「若理窮力屈，驕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羣臣。是日，禪哭於昭烈帝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者。

這一說就比三國志本文較為詳明。另據晉書常璩華陽國志所載，則又兼及羣臣之各項獻議，及魏主降的理由，據謂：

……後主會羣臣議欲南入七郡，或欲奔吳，光祿大夫魏勸降魏，魏必裂土封後主，後主從之，遣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資糧綬奉牋詣艾降。北地王諶，恚憤殺妻子而後自殺。艾至成都，後主與懷而縛銜璧迎之……

今日通行的三國志演義，其第一百十八回「哭祖廟一王死孝」，即係根據上述各說而略加渲染。元至治本平話，雖亦載有此段故實，但以「北地王諶」誤作「宰相王」，則或為傳刻之誤。其諫詞亦作「當使君臣父子，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奈何降乎？」其詞則似本之通鑑。可見撰作平話者並非完全鑿壁虛造。至於今之三國志演義，較之平話，當然顯呈進步，其第一百十八回所敘，凡以上所列諸書，皆經鑄合。而於正史「先殺妻子次以自殺」一語，尤多渲染。這便是從正史到雜史，而平話，而演義，關於這段故事的一個直接系統。

在戲劇方面，元明兩代是否有關於此段故實的雜劇或傳奇，現尙未有知聞。到清代，則有一部長至二百四十齣的鼎峙春秋，或作二百二十四齣，係以全部三國志演義為其藍本，而參合

舊有演述三國故事的雜劇傳奇。如第二百十一齣單刀赴會，即多因襲元人雜劇關漢卿之關大王單刀會。第三十一齣梳妝擲戟，即全抄明代傳奇王濟之連環記。但全劇僅至曹操受陰謀而止，無哭祖廟一段。至於皮黃劇之三國戲，當皮黃初興時已有所謂三國志連台軸子，其排場穿插則全以鼎峙春秋爲張本，不過以崑曲或弋腔的聲調改唱皮黃。當時共會排演三十六本，係自趙雲得的盧馬起，至取南郡，周瑜氣死，因未排全，故亦無哭祖廟。但本人曾見到一個同治三年的皮黃劇抄本，題作戰綿竹，係已故伶工薛桂山之物，全劇共分四本，自姜維退守劍閣，鄧艾偷渡陰平起，直敘至鄧艾鍾會被殺，姜維心殄倒地，其間包括有馬超、嚴城、彭和、殲兵，後主出降，劉禪自刎等關目，今之皮黃劇有名「亡蜀恨」者，實即是劇之改名。至於其他地方劇，則當以川劇之「殺子告廟」最爲有名，不但唱詞繁重，演出亦極認真，如殺子時唱：「兒悲啼，未絕聲，爲父豈有不心疼。落網魚兒怎逃奔，捲上肥羊等時辰，非是爲父要你的命，皆因是你的祖父自無能，傷心話，說不盡。我只得咬牙閉目下無情。」這段故事在川劇裏其所以特別精彩，也許是本地風光的關係。其次是漢劇的江油關，在當地亦頗爲人重視，他如漢劇湘劇，亦皆有此劇，唱白雖各不同，排場則無大異。湘劇有時僅演「諫父」一段，其關目則爲後主將出降，劉禪起至御街苦諫，別名「御街阻」。

「亡蜀恨」加繁，傳係已故名伶汪笑儂手編，汪雖以編劇名於時，此劇似非其完全創作，非但一切穿插未能脫離演義窠臼，其排場實多因襲川劇之處。而且神鬼雜出，終場以劉備魂子領劉驥下場，尤爲蛇足。

本劇雖爲話劇形式，因係取材歷史故事，對於題材的處理，不能不慎重將事。正史雜史，固未敢放過，卽平話演義，乃至舊有戲劇，亦偶有參酌。如馬懿降魏，據三國志，鄧艾本傳載：「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先登至江由，蜀守馬懿降……」其言至爲簡略，通鑑於此段亦直引原文，無他旁證。至於華陽志，則僅以「鄧艾由陰平景谷傍入」一語了之。平話於鄧艾之入陰平且未敘及，欲求貫串劇情，乃不得不旁徵演義之語，雖然未詳所本，而李氏殉國一段，情節自足動人。岷之鼎峙春秋，皮黃之戰線，因皆取材演義者，但於此段皆以過場戲視之，未嘗出力描寫。川劇演劇俱有江油關一劇，其排場及穿插，似乎是同一劇本的兩種演法，劇中人物除馬懿及李氏外，尚有李氏之女，其劇情則爲李氏聞馬懿降魏，先殺其女然後擗死。川劇演此，多至李氏擗死爲止。演劇則另上鄧艾，聞知李氏自殺，乃命將馬懿斬首以殉，論情節演劇似較川劇爲完

整然在唱詞方面，川劇亦有可取之處，如馬連唱：「關平關要陸早失守，蔣舒降魏不優柔，姜伯約兵敗多掣肘，鍾會人馬現圍劍州。病在臨危藥難救，只怕江山不姓劉。」李氏唱：「孤軍深入難持久，空壁瀟野第一籌，那怕賊圍城我糧草夠，甲兵五千戰不愁，此處民心多念舊，深明大義可同仇……這一個降字休出口，幸無人聽見奴替你含羞。」本劇第一幕，即以上述各本互相參酌。至於李氏有女，演義固所未載，而其擅死又適與演義所敘劉禪之妻崔氏死節相同，故事從演義之說，以暗揚了之。馬連被殺，正史亦無明文，本劇借鄧艾手殺之，雖演劇之舊有關目，實亦應有之交代。

吳之救蜀，只於三國志、吳書、孫休本傳一見之，然亦僅謂：「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奉、孫異如河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又丁奉本傳載：「魏代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爲救蜀之勢，蜀亡，軍還。」正史所紀如此而已，平話於此事固無一字提及，演義亦只申引原文用作插敘，至於戲劇則更無以爲關目者。按薛琳使蜀演義以之爲孫休即位後答賀之使，則與他書所載不同。據三國志、注、引、漢書、後漢書、藏。

孫休時，琳爲五官中郎將，遣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關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安也。

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其言雖係指斥蜀政，實有警覺孫休之意，至於張儉之言，則本晉書紀所載而扭合之，其文如次：

魏伐蜀，吳人問儉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實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儉曰：「今蜀閣官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強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晉來伐吳，皓使儉督沈瑩諸葛觀帥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儉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騷，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

據此，張儉固明知蜀不可救，而吳亦將亡，力主渡江迎擊，實欲藉以僥倖。至於彭和顧兵，惟演義載其事，本劇第二幕之情節，實賴其人維繫之，亦藉以使諸葛膽戰死綿竹一段故事，藏於幕後，故雖明知未必實有其人，亦不另作安排。

魏周之主降，其本傳亦明載其事，且紀其主降之言論綦詳，據謂：

魏大將軍鄧艾克江油，長驅而前……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釋臣，爲小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南奔，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往。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偏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東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其必速叛。」……

演義所敘，卽全本其說，本劇第三幕譙周與卻正的對白，亦卽以之爲根據。至於卻正其人，雖未明白主降，據正史所載，降書實出其手筆。本劇以之爲正面脚色者，蓋取其始終相隨後主之片善，故從演義之說，以寫降書一事仍歸之主降的譙周。而另昇卻正民族正氣，使與劉譙相爲表裏。

至於關、黃、皓，本爲趨走小臣，雖多恣擅，不宜過作誇張，故只寫其暗中播弄，而不明作威福，至其顯遭誅戮，亦僅於劉、譙口中點明，藉示其難逃天律而已。

一般戲劇之寫劉、譙，皆依據演義所敘，先殺妻子，然後提人頭哭於祖廟而自殺，此爲本劇與其他戲劇不同的一點。蓋演義所敘，不必皆有所據，其用意或以殉國爲大事，故使劉、譙死於祖廟以見志。本劇之以劉、譙哭廟在前，殺妻子在後，雖爲場子的分配上比較便利起見，然除與演義所敘不合，致於其他戲劇略有出入外，實以漢、晉、宋、齊所載：「是日，譙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爲根據。至於卻正主張劉、譙逃奔劍閣，雖爲關目上一種穿插，實有所本。按三國志、蜀書、姜維本傳載：「卻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腰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儉表也。』」則其知姜維實較他人爲深。又華陽國志載蜀主 劉禪、王崇論後主云：

劉、艾以疲兵二萬，遠出江油，姜維舉十萬之師，案道南歸，艾爲成禽，艾已訖，復還拒會，則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迴道之巴，遠至五城，使艾輕進，徑取成都，兵分家滅，已自招之。

王崇之作此論，蓋因姜維聞劉、艾由陰平進犯，以爲後主必閉城自守，乃繞道巴、西出五城，以

爲救應。迨維得後主手詔命降，始投戈釋甲降於鍾會。（見華陽國志）據此，劉並無必亡之道。特因爲將帥者調度不善，爲君上者急圖免禍，致予羣小以可乘之機，造爲悞詞，逼使出降。故本劇寫劉之死，與其謂爲死於不降，毋寧視爲死於不戰。

崔氏一名，不見於史籍，可據者惟演義一書，其長女命名黛良，雖出杜撰，實以「良黛」二字顛倒之。兵變的穿插，則係以姜維本傳：「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之語故相扭合，藉表後主有兵不戰之意。至於後主乘驛車出宮，則據三國志裴注引晉諸公贊：「劉禪乘驛車詣艾，不具亡國之禮。」總之，本劇雖以話劇形式出之，凡舊籍所載，能相關合之處，無不用爲點綴，蓋既取材歷史，能資佐證，則不必故相違背。舊有南陽樂一書，爲清夏撰，別名補恨傳，奇係以劉禪得諸葛亮之輔佐，討滅魏吳，然後歸隱，後主暮年倦勤，劉以戰功銅位，從此三分一統，漢室重興，其開場沁園春云：

憑弔三分，拓漢家忠武，一病沉淪。惜懷星乞命，上蒼昭格；華佗藥，二豎離身。五丈原頭，八門陣裏，羽扇輕揮韻絕塵。子午谷，偏師度險，克建奇勳。

王孫忠勇無倫。佐師相同將巨寇吞。迺祁山交戰，已擒典；午臨江整旅，又掃吳氛。不執權

降，梟姬返國，一統山河漢室尊。南陽樂，功成高隱，筆補乾坤。

全劇情節，讀此不難揣知，其命名爲補恨傳奇者，殆故意替史實作此翻案。以後又有周文泉者，取史事八則，悉反其實，命名爲補天石傳奇，每事四齣至八齣，其第二則爲「丞相亮葬綿東漢」，關目與南陽樂略同，亦以劉謙嗣位，諸葛亮歸隱爲結局。此類戲劇，雖可取快一時，未免故弄狡獪。蓋意識之有無，原不必挪移情節，卽全照正史敷演，亦何嘗不能發揮作者之精神。三國志演義，載後人有詩讀劉謙曰：「君臣甘屈膝，一子獨悲傷，去矣西川事，雄哉北地王，殞身酬烈祖，搔首泣穹蒼，凜凜人如在，誰云漢已亡。」然則作補恨傳奇，或補天石傳奇者，其瞭解劉謙之程度，實遠不及這位寫讀詩的人。蓋劉謙之死，誠爲死得其所，假令要把他從棺材裏拉出來做一個嗣位的皇帝，倒是他的英名之累。所以我甯願依據史籍寫他先殺妻子而後自殺，這就是劉謙臨死時那幾句說白：「皇天后土，實鑒此心，我劉謙也算對得起堂堂的漢族了。」

劇情說明

三國時，魏國司馬昭專政，因西蜀屢次出兵相討伐，亟思先發制人，乃命鄧艾鍾會爲大將，分兵進犯蜀之主帥姜維聞之，申奏後主，請命張翼領兵守護陽平關，另差廖化屯兵於陰平橋以防之。後主溺於酒色，不聽其言，鍾會乘其無備，一舉而下南鄭陽平等關。姜維聞警，初陳兵於沓中拒之，奈魏兵勢大，沓中無險可守，乃退保劍閣，相持既久，各不相下。是時鄧艾亦領兵三萬前來會師，見劍閣險峻難攻，乃與鍾會籌商，自請繞道陰平小路直取成都。計議已定，鄧艾激勵部屬，相與渡過天險，進兵江油城。本劇開場，所敘卽江油失陷情形也。

第一幕

江油守將馬遵，初聞魏兵侵蜀，連下南鄭陽平，頗爲震驚，及聞姜維全師退保劍閣，憑險固守，乃不以爲意。其妻李氏憂之，雖屢示勸，馬不惟不聽，反責其不達時務，言次且謂：「苟魏兵至，降之仍不失原職。」李氏知其心懷叵測，怒唾其面而責以大義。馬知失言，惟有默然受之。已而家人來報，鄧艾領兵薄城，馬一時不知所措，慌忙出城請降，並呈獻地圖，鄧艾嘉其功，命爲進兵嚮導。李

氏悉其事，乃自殺而死。時魏兵前鋒已乘勝直下涪城，將至綿竹，突爲蜀將諸葛瞻、諸葛尚父子所堵截，魏兵大敗。鄧艾聞報大驚，責馬遵籌謀不力，立命斬之，然後盡收江油、府庫錢糧，率諸將趕赴涪城，以督師焉。

第二幕

諸葛瞻與鄧艾戰於綿竹，初頗得手，嗣以鄧軍身臨絕域，有進無退，遂改取守勢。苦於兵力不夠分配，遂差人往東吳求援。是時吳主孫休，內亂方息，正勵精圖治，得報後與臣下議之。有主出兵者，有主自保者，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已而有人來報，諸葛瞻中伏大敗，綿竹危急。至是，孫休力排衆議，決出兵援之。乃命丁奉爲主帥，丁封孫異爲副將，率兵三萬，分向河中壽春進發。都督甫定，忽得報告，綿竹失陷，諸葛瞻父子同殉，魏軍已直取成都。孫休大驚，深感唇亡齒寒，惟有整軍備武，退而自保。然有識者固早知蜀亡吳將不守矣。

第三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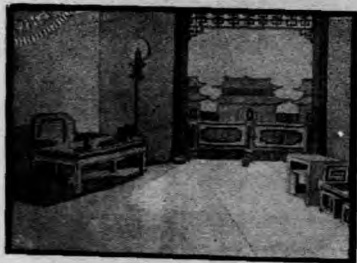
鄧軍既得綿竹，直下雒城，成都已在指顧間。而劉後主方盛陳歌舞，若不措意，佞臣譙周入奏魏兵已臨，後主始大駭。祕書令史劭正聞訊奔至，勸後主往投東吳。而譙周力主降魏，宦官黃皓復

從而和之。方躊躇未決間，後主第五子劉禪，聞警亦至，聞譙周主降，大怒拔劍欲斬之。而後主反叱其不識天時，命遂出。劉禪知苦諫無益，倖然而退。於是後主乃命譙周作降書，另差私署侍中張紹、關馬都尉鄧良，賁往雒城，向鄧艾請降。卻正雖力爭，不願也。

第四幕

後主出降之前夜，劉禪請復一度求出兵，後主不納。劉禪知事勢無可挽回，乃往哭於祖廟，擬一死見志。卻正不明其意，趕往勸其逃奔劍閣，會同姜維回兵。劉禪意稍動，方欲啓行，忽報內城兵士譁變，魏兵趁勢圍城。至是，劉禪死志遂決，轉勸卻正往隨後主，而以己志告知其妻崔氏。崔氏不惟不覺悲傷，且請求先死。劉禪勸其盡撫孤之責，崔氏不顧，觸柱而死。劉禪心雖憫其子女之無辜，然不欲見其爲人奴隸，乃殺其二子一女，然後伏劍自殉焉。

第一幕 後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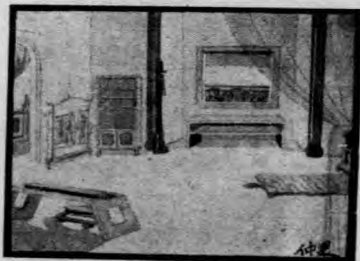
第二幕 吳國便殿



宮 內 幕三第



宮寢王地北 幕四第



第一幕登場人物表

馬遼

(蜀國江油城守將，四十歲左右。)

李氏

(馬遼的妻子，三十多歲。)

家院

(馬遼家男僕，五十多歲。)

雪兒

(馬遼家侍女，十八九歲。)

鄧艾

(魏兵主將，四十多歲，說話時有點口吃。)

魏兵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

第一幕

佈景：

江油城守將府中的後堂。左邊一門通前廳，靠後一門通內室，靠右設几案，案上雜置鼎彝之屬，正中置圓檯，兩側有椅。

幕啓：

侍女方擺設杯盤，往來極顯忙碌，老家院忽忽自左門走入——

家院（走至門側忽然大咳，好容易止住咳）：老爺快要回府來了，還這麼慢騰騰地！（走近桌邊，整理）。

侍女：你別動，等我來罷！你的手怪髒的。

家院：你是說我的手髒嗎？

侍女：不是你，還有誰？（攔住家院不讓動）。

家院：我的手不見得比你的手更髒，你以為你很清潔嗎？（停住）：我是個孤獨的老頭兒，縱然髒，

不過是些灰土泥塵，斷不會髒到別的地方去。

侍女 瞧你說這種話，你的心裡就不怎麼乾淨。

家院 無論如何，男人總比女人乾淨一點。

侍女 那也不見得！要看是怎樣一種人。

家院 怎樣一種人？總不見得我這個家院比不上你這個丫頭，好罷，我不和你爭，一會兒老爺就要回來，你還是趕快預備酒菜吧！

侍女 那邊用得著你說嗎？（趕忙俯置清壺。）你瞧！不是早已弄好了！

李氏 （在裏面）雪兒！雪兒！

侍女 （慌張地）來了！（急忙中把桌上的酒杯拂落在地上打碎了，同身拾起破片）來了，夫人！（急趨入幕後）

（家院趕向地上檢點未拾起的破片，一面搖頭太息——李氏滿臉羞赧安步而出，家院則拾起身來——）

李氏 （非顧家院）你在幹什麼？

家院 因為……因為桌子不大平穩，把牠墊穩一點，夫人（張開手示以破片）。

李氏 老爺快回來了嗎？

家院 是的！

李氏 這兩天外邊有什麼消息沒有？

家院 聽說魏兵在攻打陽平關。

李氏 陽平關早失掉了，還要攻打做什麼？

家院 好像是說失掉了，恐怕是老奴沒有聽清楚。

李氏 (仰首若有所思) 陽平關一失，就只好守沓中了，可不知道沓中怎麼樣了？

家院 夫人，沓中是不要緊的，姜元帥不是把全部人馬都屯駐在那裏嗎？

李氏 (嘆息地) 你知道什麼！

(侍女捧盤，盤中置酒壺上，家院驚同轉置於桌上。)

李氏 (瞥見酒壺) 誰叫你拿這麼一大壺酒來？

侍女 老爺不是天天要喝酒的嗎？

李氏 今天不用酒！你知道這是什麼時期嗎？拿下去！預備用飯！(坐在桌子右邊。)

侍女 是！(仍將酒壺置於盤中捧下。)

(「陳雲板响，家院慌忙整理着衣冠。」)

家院 老爺回來了！（匆促地自左門走出。）

（隱隱響聲，馬遼全身披挂上，家院隨上。）

馬遼 （一面脫下頭盔，解開衣甲，放下寶劍，一面向李氏點頭。）對不住，又勞你久等了！

李氏 （起立。）這兩天當然要加緊一點操練了！

馬遼 也沒有什麼，不過是照例地操一操！總算有這麼一回事而已。（坐下。）

李氏 聽說魏兵已經攻陷了陽平關，快要到沓中了，正是國家有事的時候，多操演操演，也好前去應戰！

馬遼 話是不錯，不過陽平關的失陷，是雨下的兵力差得太遠。鍾會統率魏兵十萬之衆，傳食只有一萬，有三千人可以出戰，後來蔣舒看見衆寡不敵，才開關投降。

李氏 傳食怎麼樣呢？

馬遼 他看見蔣舒降了魏，還要拚命死戰，後來被魏兵圍住了不能脫身，就拔劍自刎！

李氏 （驚異失聲。）這種精神很可佩服！

馬遼 一個傻瓜，佩服些什麼？

李氏 你以爲蔣舒才可佩服嗎？

馬遼 我並不是佩服蔣舒，我以為傅食既然明知道打不過，何必買那種優勦。

李氏 我以為與其照蔣舒那樣活著，還不如傅食死得有價值！

馬遼 那是你的看法不同。（轉身看桌上）吃吧！菜都冷了。

（侍女捧盤置飯上，家院助之擺在馬遼面前。）

馬遼 爲什麼就吃飯酒來！（侍女在旁怔住。）

家院 雪兒！去拿酒來！

李氏 老爺！不要喝了，這種年頭，大家清醒一點！

馬遼 （略異）爲什麼？

李氏 魏兵臨境，說不定早晚就有事情發生，喝得糊裏糊塗怎麼辦呢？

馬遼 你才糊裏糊塗！魏兵臨境，又不會打到江油城來，大驚小怪幹什麼？

李氏 南鄭、陽平，都失掉了，你還以為我大驚小怪嗎？

馬遼 你不錯，竟會知道南鄭、陽平都失了，你知道魏兵現在到了那裏？

李氏（驢着）你是說魏兵打退了嗎？

馬遼 魏兵那麼容易打退嗎？不過現在已經不能前進了就是。

李氏（仍恢復其冷靜）是在沓中嗎？

馬遼 在劍閣。

李氏（失聲）到了劍閣，沓中也完了，姜元帥呢？

馬遼 因為沓中無險可守，姜元帥退駐劍閣。

李氏 怎麼樣？劍閣？

馬遼 魏兵到了劍閣，憑着那一帶地方的險峻，飛也飛不過去，只好屯駐着。

李氏 難道他就這樣算了嗎？

馬遼 就是沒有天險，姜元帥的人馬都集中在那條路上，還怕什麼？（顯得意志）你也歇住了，去拿酒

來！（侍女急趨下）（衆院忙拿開馬遼面前的飯）

李氏 爲什麼一定要喝酒？

馬遼 爲什麼一定不讓我喝？

李氏 我以為這年頭不是快快樂樂飲酒的時候！

馬遼 你以為不喝酒這年頭就會好起來嗎？

李氏 似乎比喝了酒清醒一點。

馬遼 這是你們女人們的想法，以為喝了酒就會誤事，就會仗着酒興做出別的事來！那是不會喝酒的人才會是那樣。

李氏 (太息地) 好吧！你喝吧！

(侍女捧酒壺及酒杯上，家院把飯盤交與侍女，拿過酒壺替馬遼斟酒。)

馬遼 (端起酒杯) 你好像很不放心我，肚腸越來越窄狹了！(一飲而盡。)

李氏 的確我有點不放心！我覺得你的肚腸太寬闊一點，什麼事情都處之泰然。

馬遼 這話怎麼說？(家院再爲之斟酒。)

李氏 不是嗎？魏兵打到了劍閣，你還一點事沒有，操演兵馬，也只當牠是例行公事。你的肚腸不是太寬闊嗎？

馬遼 魏兵都集中在那一條路上，我國的人馬也據着險要堵截着，我爲什麼要那樣着急，着急！

有什麼用？

李氏 你難道不算是一城的守將嗎？

馬遼 一城的守將，至多不過負一個城池的責任，軍國大事，自有姜維他們去担帶，我犯不上多替他們耽心事。

李氏 一城的得失，關係一國的興亡，你倒說得那麼輕巧。

馬遼 要是我做了元帥，這些事用不着你來說，做多大的官兒，只能負多大的責任，你想買氣力，不見得就能討好！

李氏 這樣說，關平關的守將傅食他何必死戰呢？

馬遼 對了！我不是說他太傻嗎？

李氏 （憤然作色）分明是一個好男子，你為什麼反說他傻呢？

馬遼 你以為怎麼樣？

李氏 （放下扇）我情願做傅食傅食是好男子。

馬遼 婦道之家，什麼也不懂，偏喜歡來論長論短，你可知道我國的朝政到了什麼地步！真是不

達時務！（舉杯再飲，案院再斟酒。）

李氏 這倒要請教老爺，我國的朝政怎麼了？

馬遼 你要問得那麼仔細幹嗎？你不是知道得很多嗎？朝政和你們女人有什麼關係？

李氏 爲什麼就沒有一點關係？你以爲一個女人連聽聽朝政的得失的資格都沒有嗎？

馬遼 哈哈！朝政的得失！現在魏兵在攻打劍閣，你能夠執戈衛國，上陣衝鋒嗎？你以爲你的丈夫

完全是一個飯桶，事事都要你來參加意見，說起來你什麼也不知道。（再飲。）

李氏 那麼，你說呀！

馬遼 說給你聽，又要多嘴多舌的來找麻煩。

李氏 （反激地）我所知道的，決不會比你更多，可是你說不出來，知道得再多也沒有用！

馬遼 我用不着和你爭論，你知道現在朝中擅權用事的是什麼人？

李氏 姜維兵權在握，當然很有勢力。

馬遼 原說你不知道，偏要自以爲知道，假使姜維真有權勢，倒也罷了，說起來真可把人氣死！現

在朝中一切大權，都操在一個太監手裏，真是說什麼就是什麼！

李氏 一個太監？這太監叫什麼？

馬遼 叫黃皓，（你捧著）當今皇上的第一個寵臣。

李氏 漢室天下成爲鼎足三分，不就是吃了太監的虧嗎？爲什麼皇上還要寵倖太監呢？

馬遼 你和他講，今比古有什麼用？他高興這樣做，就是這樣做，他是皇上！

李氏 難道姜元帥也不向皇上諫阻嗎？

馬遼 姜元帥的事情，還得由黃皓來調度，何能向皇上諫阻呢？

李氏 真的嗎？

馬遼 還會有假的嗎？比方前回姜元帥出兵伐魏，已經進駐祁山，爲了一個右將軍關宇是黃皓

的私人，想要立功圖賞，皇上聽了黃皓的話，一連用三道詔旨，把姜元帥調回成都，預備用關宇代替他的職位，後來姜元帥回到成都，問皇上宣詔他回來幹什麼？皇上一句話也沒說，姜元帥氣不過，所以纔屯兵沓中，不問朝政。

李氏 照這樣說，豈不辜負先帝創業的一番苦心！

馬遼 可不是嗎！國家大事到了這種地步，眼看著就要完了，你知道什麼？

李氏 那麼老爺預備怎麼樣辦呢？

馬遼 我不過一城的守將，縱然有責任，也沒有什麼大了不得，要我像傅僉一樣，賣那種傻勁，我可犯不上！（停杯不飲，昂首若有所思）

李氏 （失驚）老爺的意思是……

馬遼 我的意思你不會懂得！（起立徘徊）

李氏 （略一沉思）假使魏兵打到了江油，老爺是不是預備出戰？

馬遼 整個的江油，連老弱殘兵一起算在裏頭，也不過五千人。魏兵有十萬之衆，怎樣敵得過呢？

李氏 古來兵法上也有以少勝多的，老爺不應該那麼氣餒！

馬遼 這又是你所不知道的事，何必來嘮叨呢？

李氏 你預備怎麼樣？也讓我知道知道！

馬遼 朝政既然這樣糟糕！連一個統率大兵的元帥，還要受太監的調度，我幹嗎那樣不聰明？只好等到那時候再說。

李氏 你說等到魏兵攻來的時候嗎？

馬遜 魏兵那裏能夠到江油來呢，除非他生了翅膀飛過來。

李氏 假使來了怎麼辦？

馬遜 魏兵如果真到了江油，整個國家也完了。

李氏 （起立）那麼，你……

馬遜 我……我只好聽天由命！（別轉頭去）

李氏 你預備投降是不是？

馬遜 那也不一定，可是不投降又怎麼辦呢？（攤開雙手）

李氏 我早知道你預備投降！（凄然欲淚）

馬遜 （走近前，溫和地）我們說了半天，你還是沒有懂得我的意思，我並不是願意投降，可是事實

把我逼住了，朝政既一天天不對，又沒有法子挽回，與其這樣悶着一口氣，不如別尋出路，自古道：良禽擇木而棲，忠臣擇主而事，這也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事。

李氏 （憤極，嘆其言）呸！虧你說得出！你知不知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配二夫，枉了 you 是一個男

子漢！敵人還沒有來，就先就預備投降，不忠不義，（厲聲地）你怎麼對得起這個職位，這座城池，和

這一城的父老？

馬遼（驚，懶作態）我不過這樣說說，魏兵不見得能夠衝過劍閣那一帶的天險，何必要你這樣着急。

李氏 江油城是入成都的要道，你是個守城的將官，地位不爲不重，縱然敵兵未到，也應該勵兵秣馬，準備一戰，哦！你把操兵當做例行公事，每天敷衍敷衍，原來你早就準備投降！

馬遼 你做你的夫人好了，不必管我投降也好，盡忠也好，反正不會少了你的吃喝，何必來發這種議論呢？

李氏 你以爲我只要有吃有喝嗎？像你這樣的人，才真是個酒囊飯袋！夫人！做一個降將的夫人，（罵聲）還不如去做娼妓！

馬遼 你這想得多奇怪！你完全把我的話誤會了，我是說……

李氏 你是說什麼？你是說投降是對的嗎？我把你說的話誤會了嗎？（走近，以手指著。）

馬遼 我是說爲了保全這座城池。

李氏（頓住）你要保全這座城池，又何必說出投降的話來呢？

馬遼 你仍舊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是說，保全了這座城池，免得生靈塗炭，而且……（笑）而且你仍舊是一個夫人，這個道理你懂得嗎？

李氏 哦！你是說投降以後仍可保住這個原職嗎？

馬遼 我是怕打起仗來，徒然使百姓們受苦，不如大家和平一點，圖一個共存共榮，原職，不原職，倒不在乎。

李氏 你這話說得多麼冠冕堂皇，你自己投降了不夠，還要把這一城的百姓都拉去當奴隸，生靈塗炭，我問你！是魏兵來攻打我們，還是我們去侵略魏國？

馬遼 這不是一樣嗎？總歸是百姓們受苦！

李氏 這是魏國使我們的百姓受苦，百姓們個個都曉得，你還以為他們會聽信你的鬼話嗎？

馬遼 我實在是。想救他們，將來自然會曉得。

李氏 將來！將來！他們都曉得你是一個賣國賊，一個戲台上的小丑，千人指責，萬人唾罵！

馬遼 那你還不是賣國賊的夫人嗎？

李氏 （怒極，拂弄桌上的杯盤）我不願意有這種名義加在我的頭上，我情願死！

馬遼 你自己以爲了不起，其實你連做人的道理都不懂！（用白眼看李氏，坐下。）

李氏 我不懂得做人的道理，你是說的那一門？

馬遼 你可懂得一個女人要有三從四德，人家的夫人和丈夫有商有量，丈夫沒有勇氣去幹，她還鼓勵着丈夫，替丈夫到處活動，你知道做人嗎？

李氏 （冷笑）你是說我應當依從你的主張嗎？我不知道三從四德，你可知道四大五常？大義可以滅親，可從則從，不可從我可不得從！（回轉頭去。）

馬遼 四大五常！你也不必拿大道理來責備我了，首先你已經沒有嫌德！

李氏 我縱然沒有嫌德，可不會落下一個罵名！

（人聲鼎沸，夾以哭泣聲及呼罵聲。）

馬遼 （驚慌地起立。）什麼事？什麼事？家院！快去看看！

（家院方出外，一個兵士慌張地跑入。）

兵甲 （喘一喘，稟老爺，魏兵不知從什麼地方跑來，守城兵士措手不及，被他殺進城來了。）

馬遼 （顫抖）這……這……這是怎麼樣一回事？

李氏（鎮靜地）你不是說魏兵不會到這裏來嗎？大概他們都生了翅膀。

（鼓角聲齊鳴，人聲愈加雜亂，間有狂呼救命者，又一兵士衝入。）

兵乙 老爺！魏兵殺進城來了，五營四哨都齊集府前聽候老爺的命令！

李氏 魏兵有多少人馬？

兵乙 不知道！進城來的大約有兩三千人。

李氏 你們先去抵抗，老爺馬上就來！

兵甲、乙（同聲）是（同身欲下）。

馬遜（喝止）不許亂動！（兵甲、乙止步，看著馬遜，馬遜忙整理衣甲。）

李氏（冷笑）預不備抵抗嗎？

馬遜（沮喪地）你知道什麼？（轉身忽忽下，兵甲、乙隨下，遠處有馬嘶及刀劍聲，李氏惶然不安地望著，侍女顫抖地收拾）

杯盤、茶碗、盆盥走。）

家院（低聲）夫人！魏兵已經進了城！快到這裏來了！

李氏 魏兵從什麼地方來的？

家院 有人說是從陰平小路來的。

李氏 爲什麼事前一點也沒有消息。

家院 那一條路上本來沒有人馬駐紮，他們又是偷着走的，所以說來就來了。

李氏 從前聽得老爺說，摩天嶺一帶不是有兩千人在把守嗎？

家院 那還是諸葛丞相在世的時候的事，諸葛丞相一死，就把這一批人馬調回成都了。

李氏 (頓足) 該死該死！(人馬雜沓聲，相隔很近。)

鄧艾的聲音 (在裏面) 好好！識時務者爲俊傑！哈哈！

李氏 (路與家院) 你去看看老爺怎麼樣了！

(家院急下，侍女收拾杯盤已畢。)

侍女 夫人！你沒有吃飯，要吃些什麼？

李氏 (搖頭) 不吃。

侍女 夫人！魏兵來了，老爺是不是出去打仗？

李氏 (慘然) 你替他乾什麼心事？打仗！

侍女 不是，老爺要是去打仗，你瞧！（以手指几案上的寶劍）他的寶劍還擺在這兒哩！

李氏（瞧著寶劍）他還要這個幹什麼？（點頭，泣不成聲）他多半……多半投降去了。

侍女（走與李氏）夫人！您也預備投降嗎？

李氏（堅決地）我寧可死！不願投降。

侍女 那麼，老爺爲什麼肯……

李氏 你以爲老爺怎麼樣？我就應當怎麼樣嗎？這不是可以隨便的事！

侍女 您剛才說了半天，老爺是不是會聽您的話？

李氏（搖頭）不會！他自己以爲自己是對的，怎麼會聽我的話？（半聲地）我們是女人！

侍女 我以爲夫人的話是對的。

李氏（點頭）對的嗎？

侍女 對的，老爺有許多兵馬，應該和他打仗，不能夠就這樣地隨隨便便投降，假使全國的人都

照他這樣，怎麼辦呢？

李氏（感慨地）你是個丫頭！丫頭……

侍女（惶恐地）夫人不也是這種意思嗎？

李氏：是的！你是一個丫頭，也知道應該打仗，不能隨便投降，你的老爺可以說是連你都不如了！

（兩個魏兵探頭探腦地從外國走進來，看見李氏和侍女，猛然拔出刀來。）

李氏（大驚失色）你……你是幹什麼的？

魏兵甲（笑嘻嘻地）我們，我們來看看你，你是幹什麼的？

侍女（顫抖地）這……這是我們的夫人！

魏兵甲 什麼夫人？

魏兵乙 你是誰的夫人？（驚天地，夫人！）

（家院急急走進，忽見魏兵，突然怔住。）

家院（低頭）夫人老爺已經……（回頭看看魏兵，已經向他們投降了！）

李氏（絕望地微笑）嚇嚇！我知道他一定投降了。（突然聽到几案上那把寶劍在手裏。）

魏兵甲（逼近李氏，把刀揮著）怎麼着，你要講武力嗎？

魏兵乙（隨著趕過來）你活得不耐煩了是不是？

侍女

（驚慌地）夫人（家院趕忙跑出去）

李氏

（激動地）我不願意和你們這班狗奴才說話！把寶劍連鞘刺進下一海，轉身衝進內室。

魏兵甲

（拾起寶劍）我們不殺你，跑什麼？

魏兵乙

（攔住侍女）你可不要逃！

侍女

（顫抖）救命呀！

魏兵甲

不要喊！喊就殺了你！

（魏兵丙、戊、己一擁而入）

魏兵丙

（喊）元帥來了！魏兵俱倒門攔持立，侍女狂奔逃入，即步聲漸近。

馬遼

（在裏面）這是未將的內室，元帥！

（馬遼率眾殺進地先上，郭艾被殺傷倒大橫大橫地墮上，身後又有魏兵戊、辛相隨，家院殺解地走最後。）

馬遼

（臨擒地）這地方很醜陋的！

郭艾

（四面張望）剛才誰在叫救命！

（馬遼不知所答，舉鞭督家院，家院鼓足勇氣，驅驅兢兢地向郭艾風聲一瞥。）

家院 元……帥！剛才只有兩個兵士闖進來，要殺我們夫人！

鄧艾 （驚起，轉身看兵，沒有我的命令，誰敢跑進來！）

魏兵甲 （轉身而出，雙手呈上寶劍。）因為有個女人，手裏拿着寶劍，像要行刺的模樣，小底追着地，奪

了這把寶劍，所以她喊救命！

鄧艾 （接過劍，看一會，面對馬懿。）這是上陣用的寶劍，那女人是誰？

馬懿 是！是這把寶劍……末將府中並沒有這個女人。

鄧艾 據這家院說，我的兵士闖進來要殺夫人，大概就是你的寶眷吧？

馬懿 （懷疑地。）不是的！不是的！元帥！末將的內容是不會動武的，她……她……她決不會拿着寶

劍，決不會（低頭）

鄧艾 這也不要緊，咱們是拼着性命來的，還會怕一個女人嗎？假如是你的寶眷，倒不妨請來見見。

馬懿 是！是不過她不很懂事，恐怕冒犯了元帥的虎威！

鄧艾 （笑。）恐怕不是這個緣故吧？（拍馬追向馬懿。）你放心！咱們好的女人見得多，不會單看中你的

寶眷！哈哈！

馬遼 是！是！末將不是這個意思，是恐怕……恐怕……

鄧艾 （生氣）瞧你多不痛快！就算把你的老婆讓給咱們，也沒有什麼大了不得，（顧左右）來呀！（魏兵丙丁垂手聽命）給我請馬夫人出來！好好地，不要驚嚇了她！

魏兵 丁丙 （低頭）是！（轉身將入內）

馬遼 元帥！請你不要見怪！她實在不會說話！

鄧艾 就當她是個啞吧，也讓咱們見見！何必這樣小氣！（對魏兵丙丁）去！給我請出來！（魏兵丙丁走入內室）

鄧艾 （隨馬遼坐下）你道城內共有多少人馬？

馬遼 （拱手而立）連同老弱，不到五千人。

鄧艾 （點頭）叫他們即日改換旗號，隨我出征！你就暫時做一個嚮導官吧！

馬遼 （悲至地）謝元帥！

鄧艾 此去還有多少路可以到達成都？

馬邈 共有三百餘里，盡是些難走的山路。（據中出地圖）這是從江油城到成都的地圖，諸元帥過目。

鄧艾 （二面看地圖）陰平那樣險峻，咱們也走過來了，山路不山路，倒不在乎，不知道沿途各地有多少駐軍？

馬邈 （走近，手搭地圖）從此處到涪城，沿途並無駐軍，只有涪城有少數人馬。

鄧艾 涪城方面，我已派人前去，只要沿途沒有駐軍就好了。那麼，從涪城到成都呢？

馬邈 從涪城到成都，有一百六十里，元帥儘可以長驅直進。（裏面隱約有推門聲）

鄧艾 沒有兵馬嗎？

馬邈 沒有！

（裏面作巨響，鄧艾急擲下地圖，回身拔出劍來，衆兵士俱面對內室門準備殺門，魏兵丙丁一人拿着一張紙，一人提着一個女哭著自內出。）

魏兵丙

啓稟元帥！小底們找了半天，才找到這個女子，她說夫人躲在另一個地方，小底跑去找尋，見有一間房，房門已經閉上，好容易把門打開一看，裏面吊死着一個女人，據這女子說，那

就是夫人，書桌上有一張紙，請元帥觀看！（呈上紙條，馬遼急拿入內，家院跟着走入）

鄧艾

（接過紙條，再看侍女，瞥見書紙上字跡，身死心難死，君降妾不降，但能存氣節，何必書而昌，何必

書而昌！

（失聲地）好一個夫人！真是愧死一般屈膝投降的臭男子！（罵聲）馬遼！馬遼！（同身四顧）

魏兵甲 馬遼到裏邊去了！

鄧艾

（看著侍女）你夫人自盡了！你不知道嗎？

侍女

（一面哭著）不……不知道，我是躲在別一個地方的。

鄧艾

（吩咐魏兵甲）叫馬遼出來！（魏兵甲入內）這樣一個糊塗蛋，倒有一位好夫人。（拿起紙條看）

但能存氣節，何必書而昌。（仰首若有所思）

（馬遼泣淋淋撲地隨魏兵自內出，一面抽咽，一面以袖拭淚）

鄧艾

不必哭了！你知道你的夫人怎麼死的嗎？

馬遼

（啜咽地）大概是婦道之家，見醜淺薄的緣故！

鄧艾

（冷笑，將紙遞給馬遼）你去看看，這上面寫些什麼？

馬遼

（接過紙條，略一沉吟，太息地）這實在是她不達天時，不明世故！請元帥原諒，她是已經死了的。

人(躬身)

鄧艾 要我原諒她嗎？(正色)你的這位夫人，實在令人欽佩！我還要請她原諒我才是道理！(同身面

對內羞)好一個有氣節的夫人，請恕我鄧士載剛才出言無狀，我在這裏致歉了。(躬身三揖)

馬適 (連忙還禮)不敢當！不敢當！(暗掩淚痕)

鄧艾 有氣節的人，是應該恭敬她的。(視觀馬適)你要是和你夫人一樣，我也很恭敬你的！

馬適 這是元帥看得起她！

鄧艾 來！(魏兵甲乙雙前躬身)叫他們好好將馬夫人用上好棺木裝殮起來，開堂設弔之日，本帥要

親自祭奠！(魏兵甲乙唯唯下)(魏兵王忽適地走入向鄧艾屈身應)

魏兵王 稟元帥！小將軍已衝過浩城，被蜀將諸葛瞻，帶領人馬從綿竹殺來，小將軍受傷，我兵大

敗，請令定奪！

鄧艾 (失驚)吩咐師刻出兵前往援救！

魏兵王 是！(急急退下)

鄧艾 (回顧馬適)馬適！

馬遼 (翻身) 是元帥!

鄧艾 你說從涪城到成都可以長驅直進, 為什麼綿竹會殺出諸葛瞻來?

馬遼 (發憤地) 諸葛瞻原在成都, 也許是聽得了消息趕到綿竹來堵截的。

鄧艾 (冷笑) 你作什麼嚮導官? 照你這樣信口胡說, 將來有誤本帥大事來!

(魏兵四丁齊上, 將馬遼擒

生) 推出斬了!

馬遼 冤枉! 冤枉!

鄧艾 就算你是冤枉, 你這種人也死得不虧!

馬遼 冤枉! (魏兵四丁推馬遼下)

鄧艾 (顧魏兵成已) 吩咐兵發綿竹。

(鼓聲咚咚, 鄧艾將欲走出, 仍回身望內室作嘆嘆狀)

幕下

第二幕登場人物表

孫休

(吳王,三十多歲。)

丁奉

(吳國大將軍,六十多歲。)

張悌

(吳國屯騎校尉,三十多歲。)

薛瑒

(吳國五官中郎將,派赴蜀國的使臣,四十歲左右。)

施朔

(吳國武衛士,三十多歲。)

彭和

(蜀將諸葛瞻部下的偏將,二十多歲。)

內監

(孫休的近侍,二十歲左右。)

第二幕

佈景：

吳國便殿，靠左設御座，右爲殿階。

幕啓：

吳主孫休正据座披覽文件，兩側立武士，張悌恭立左側，內監立右側，殿階下薛翊正俯伏候旨——

孫休（接住文件，文息地）西蜀的情形，好像不比從前了，從前諸葛亮在世的時候，關於吳蜀兩國，惟恐其不親不善，現在，却只有一些表面文章，雖然說得冠冕堂皇，究竟不關痛癢！

張悌（訝異）陛下的看法不錯！吳蜀兩國，本來是唇齒之邦，如果只在表面上用功夫，這對於西蜀是沒有好處的！

孫休（點頭）薛翊！你這次到西蜀去答禮，可曾觀察一下他們的朝政沒有？

薛翊（抬頭）臣在館驛住了幾天，由光祿大夫總周來回拜了一次，朝政方面約略知道一點！

孫休 站起來講！

薛翊（氣急後起立）啓奏陛下，臣到西蜀以後，就去拜會光祿大夫譙周，請他轉奏後主，定期謁見，

當時由譙周將國書帶轉，留臣在館驛中等候接見！

孫休 你爲什麼不親自呈遞？

薛翊 他說吳蜀兩國有如兄弟，用不着這樣客氣，所以臣就讓他帶轉！

孫休 這與國體有關，你爲什麼那麼糊塗！

薛翊（惶恐地）臣知罪！不過親自呈遞，現在也許還不能同奏陛下！

孫休 爲什麼？

薛翊 因爲臣始終不會見到後主。

孫休（顧視張儉）這是什麼意思？

張儉（怔住）也許別有原因！

薛翊 臣在館驛中聽到一些傳聞，因爲知道謁見沒有一定的日子，所以趕快回來！

孫休 是蜀後主有病嗎？

薛翊 不是是他們的國家有病

孫休 (失驚) 是魏兵攻打西蜀嗎?

薛翊 是的, 巨勳身回國的時候, 聽說魏兵已經在攻打陽平關, 不過, 這並不是後主不定期接見的
理由?

孫休 還有什麼其他理由?

薛翊 因為後主只顧快活去了, 沒有功夫治理國家, 我國的國書, 他是不是看見都很難說。

張儉 這是什麼話?

薛翊 這情形大概不假! 不然為什麼老不接見?

孫休 (若有所思) 那麼, 現在歸什麼人主持政事?

薛翊 聽說是黃皓很有權勢!

孫休 黃皓官居何職?

薛翊 是一個內監。

孫休 用內監來參知政事嗎?

薛翊 雖不明目張胆地參知政事，暗中一切，都是由他主持。

孫休 後主既不理朝政，日常做些什麼事呢？

薛翊 總說是很喜歡女色。

孫休 那麼，應該是妃嬪當權，為什麼反由內監播弄？

薛翊 他所愛的人，不一定就是妃嬪。

孫休 難道他所愛的是黃皓的什麼人？

薛翊 雖然不是黃皓的什麼人，一切都是黃皓從中作祟，臣在西蜀的時候，就發生一件事情，說起來是很可笑的。

孫休 什麼事？

薛翊 據說有一位大臣，名叫劉瑛，他的妻子胡氏生得很美貌，因為進宮去朝見皇后，被皇后留住不放，住了一個月才出宮，劉瑛疑心他的妻子與後主有什麼不明白的事情，接回家去，命棧下軍士，一頓痛打，後主知道了這件事，就說劉瑛不該命軍士打妻子，將他推出去斬了。

張偉 豈有此理！

孫休（搖頭）夏桀商紂，也不過如是，可是這與黃皓有什麼關係？

薛翊 據說胡氏進宮，劉琰被殺，都是他的計劃，後主對於黃皓，向來是言聽計從的。

孫休（低嘆地）假使真有這種事，西蜀豈不完了，或者傳聞未必可靠吧？

薛翊 如果完全沒有這回事，斷不會紛紛傳說，而且，後主曾降下諭旨，不許官員的內眷入宮，可見這事情多少有一點影子。

孫休 西蜀也有不少的人材，為什麼沒有人出來諫阻，這真是怪事！

薛翊 聽說大將軍姜維，是一位忠耿之臣，因為領兵在外，不能兼管朝政，曾經幾次想把黃皓殺了，都被後主含含糊糊遮蓋過去，不過，後主雖然昏庸好色，他的幾個兒子，却很不錯。

孫休 他有幾個兒子？

薛翊 聽說一共有七個兒子，其中最好的是第五個——北地王劉禪，可是對於這種君父，也沒有辦法。

孫休（顧視薛翊）這樣看起來，西蜀是很危險的！

張悌 魏兵伐蜀，也許就是想趁這個機會，不然，何必勞師遠征呢？

(一片響板响，在場各人俱以注意力向殿外集中：施朗或發覺劇急走上。)

施朗 (跪伏) 臣施朗，叩見陛下！

孫休 有什麼事嗎？

施朗 西蜀諸葛瞻派人前來請求陛下賜見。

孫休 諸葛瞻，是諸葛亮的兒子嗎？

施朗 是的，來人名叫彭和，是諸葛瞻部下的偏將，據說是從綿竹來。

孫休 為什麼從綿竹來？

施朗 因為魏將鄧艾，領兵偷出陰平小路，奪取了江油，涪城一帶，諸葛瞻帶兵在綿竹堵截！

張偉 (失驚地) 魏兵到了綿竹嗎？

施朗 是的，張將軍！

孫休 (拍案失色) 快召彭和來！

施朗 是！(起立，轉身走出。)

孫休 (向諸葛) 你剛才說，魏兵在攻打陽平關，那知道鄧艾偷渡陰平，快到成都了。

惡慘，這大概是後主沉迷酒色，不曾嚴加防備的緣故；不然，陰平那一帶地方，極其險峻，只要有二三千人馬，守住緊要關口，雖有十萬之衆，也衝不過去，怎麼到得了綿竹。

薛瑒聽說黃皓因為要獨攬大權，有時候連外來表章都按住了不給奏明，西蜀的人民，都罵他私通魏國，也許真有這種事。

孫休一般的人民，怎麼知道他把外來表章按住了呢？

薛瑒因為他平日的口頭，總是主張和魏國親善，倡言和平，可是魏兵的侵略，却一天一天地加緊了，行爲縱然詭秘，終於瞞不過大家的眼目！

孫休他爲什麼一定要主張和平？

張悌這一定是太替自己的利益作打算，並沒有想到還有國家和人民！

薛瑒正是這個意思，張將軍！

（施朔前行引彭和金剛或繞自外入。）

施朔（對見）陛下！這就是彭和將軍！

彭和（拱揖，對見）陛下千歲！

孫休（顧左右）替彭將軍設座！

彭和（躬身）不敢！（內監設座，彭和拱揖後就座，蕭闡下。）

孫休（上下打量）彭將軍是從綿竹來的嗎？

彭和（恭謹地）是的，陛下！

孫休 戰況怎麼樣？

彭和 魏兵是從陰平小路偷過來的，江油守將馬超，不曾經過戰鬥，就降了他們，等到成都得信，魏兵已過了涪城，因此，我們只好在綿竹設防。

孫休 陰平小路為什麼一點沒有防備？

彭和 當魏兵出動之初，大將軍姜維，曾上表請求派兵守住了陰平橋，可是……

孫休 是不是表章被押住了？

彭和 這倒不曉得，不過，如果派兵守住了陰平橋，魏兵是沒有法子衝過來的。

孫休 那麼，現在怎麼辦呢？

彭和（起立，自懷中取出文書，躬身）現在魏兵已在攻打綿竹，諸葛將軍有文書告急，請陛下發兵援助！

（皇上次者，內監接過，置於桌上，孫休折書閱讀，拍案看有所思。）

孫休（顧張悌）現在魏兵在攻打綿竹，吳蜀既爲同盟之國，不能坐視不救！

張悌（躬身）陛下！彭將軍遠道而來，請他暫時休息一下，出兵之事，再作計議！

孫休（點頭）彭將軍暫時去休息一下吧！

彭和（躬身）陛下！吳蜀兩國，本來是唇齒之邦，唇亡則齒寒，魏國如果併吞了西蜀，東吳也難保

安全了。

孫休 彭將軍放心吧！

彭和 救兵如救火，陛下要出兵，請趕快一點，不然，魏兵得了綿竹，成都就很危險了！

張悌 即令出兵，也不能馬上趕到綿竹，彭將軍請稍微等一等！

彭和（轉身向張悌施禮）全仗將軍大力！（重向孫休施禮，匆匆下。）

孫休 張將軍的意思怎麼樣？

張悌（躬身）陛下！出兵援蜀之事，最好請了老將軍來共同商議一下！

孫休（點頭）孤也有這個意思，（顧內監）請了老將軍來！（內監躬身退下。）

張悛

（躬身。）陛下！魏兵既然逼近綿竹，離成都不過百里之遙，恐怕我國救兵未到，蜀國已經完了。

孫休

你的意思是不贊成出兵嗎？

張悛

臣以爲蜀主寵信奸譎，不納忠諫，實在是自取敗亡，我國如果出兵援救，將來魏國必藉此口實向我國動兵，這與我國是很不利的，望陛下明察！

薛翊

（躬身。）張將軍的看法固然不錯，不過，魏國爲虎狼之國，魏國如果要向我國動兵，原不必要藉什麼口實，許多年來，其所以不敢侵略東吳，無非因爲還有一個西蜀存在，假使西蜀一旦滅亡，合併兩國的兵力來對付我國，那時候，我國縱然兵精糧足，只怕也難於應付了，不如趁此時機，幫助西蜀把魏兵趕出國境，保全西蜀，就是保全東吳，請陛下裁奪！

孫休

（點頭。）薛大夫說得很對！

張悛

陛下！薛大夫的話雖然很對，可是西蜀對我國並無多大好處，當年爲了索取荊州，兩國不和，直到劉先主下世，才恢復邦交，臣的意思，以爲魏兵伐蜀，縱然把西蜀滅亡了，魏國的力量也要喪失一大半，那時候，我國再出兵伐魏，便可以事半功倍，一統天下，假使這時候幫助西

蜀、西蜀雖然可以保全，可是統一天下便不容易了。

孫休 這……

薛瑒 這件事要請陛下趕快地決定下來，張將軍所奏，似乎很有理由，但是不能夠幫助西蜀，就不能夠保全東吳，若不趁這時候打敗魏國，將來就沒有機會了，還說什麼統一天下呢？

孫休（沉吟地）你們的話，都有見解，西蜀是友邦，魏國是仇敵，幫助友邦，對付仇敵，這是一定的道理！

薛瑒 陛下！就拿開友邦和敵國的話不說，魏國是侵略的國家，西蜀是自衛的國家，講道理，也應該幫助西蜀去打魏國的！

張悌（憤然）軍旅之事，薛大夫是不明白的，如果已經出兵，要退兵就不容易，魏國和蜀國，如同鵠蚌相持，將來一死一傷，我國正可以坐收漁人之利，若不趁此時窺鋒鏖銳，以後不但不能對付魏國，恐怕連西蜀也對付不了。

薛瑒 陛下！依臣的愚見，蜀國的後主，現在雖然失敗，可是全國的人民，都敵愾同仇，和魏國勢不兩立，將來必然有復興的一天，不如趁此時出兵援蜀，一則可以遏止魏國的野心，二則可以

結好於西蜀，即令不能統一天下，也可以平分疆土！

張悌 照薛大夫所說，蜀主既然失敗，一切都由內監黃皓把持，人民縱然能夠敵愾同仇，也不能挽回國運！

薛翊 人心不死，國運就不會衰落，只要把政治機構改變一下，蜀國決不至滅亡。

張悌 薛大夫極力主張出兵，究竟是什麼意思？難道你到西蜀去了一趟，受了他們什麼好處！

薛翊（笑）好處是沒有，不過關於西蜀的情形，我當然比張將軍知道得多些！

孫休 兩卿不必爭執，等丁老將軍來了，再作商議！

張悌 陛下！臣以爲發動戰爭，如果不謹慎從事，徒然使人民感受到痛苦，自己又毫無利益，不如不出兵的好！

薛翊 戰爭固然不是一件好事，可是爲了正義，爲了公道，却不能不戰。

張悌 那麼，魏蜀兩國的戰爭，薛大夫一定以爲蜀國是對的了。

薛翊 當然蜀國是對的，他們是爲了抵抗侵略而戰，是正義的伸張！

張悌 可是，從前諸葛亮、姜維，屢次出兵祁山，那是爲了什麼？

薛翊 那是爲了光復河山，討伐漢賊！

張悌（冷笑）薛大夫未免太偏袒西蜀了。

薛翊 我只知道魏國是東吳的世仇，西蜀是我們的好友，我在西蜀雖然不曾見到後主，可是看到了他們的人民，那種含辛茹苦的精神，是值得佩服的！

張悌（大怒）你知道什麼？

薛翊（驕驕地）別的我不知道，我單知道西蜀一旦滅亡，東吳的地位是很危險的！（轉身跪伏）望陛下恕臣直言！

孫休 兩卿都是公忠爲國，不必各逞意氣！

張悌（二手接劍）陛下！薛翊和西蜀一定有什麼密約，所以極力主張出兵，望陛下不要聽他的妄奏！

薛翊 陛下！張悌阻止援蜀，一定和魏國有所勾結。

張悌（怒極，將劍拔出）你敢這樣說嗎？

薛翊（強項地起立）在陛下面前你敢這樣跋扈嗎？

孫休（起立拱手）這是什麼樣子！

（武士俱各拔劍，迅速地監視着張、薛二人，張仍握劍把怒視薛，薛亦獨立不屈，正相持不下，內監引丁奉衣裝氣走，入——張布急取劍對身。）

丁奉（翻身風一塵）陛下！

孫休 丁老將軍免禮罷！

丁奉（起立）呼喚老臣，想必是爲了魏兵入蜀的事。

孫休 正是爲了這件事，剛才張悌和薛瑒爲了出兵不出兵，爭執得很厲害，丁老將軍有什麼高見？

丁奉 陛下以爲如何？

孫休 孤想吳蜀兩國，唇齒相依，西蜀有事，孤豈可坐視不救，可是張悌以爲不應當出兵，要等魏國併吞了西蜀，趁他戰後兵力疲倦，然後乘機統一天下，孤正在遲疑不決。

丁奉 那麼，薛大夫憑什麼理由主張出兵？

薛瑒（垂簾地）丁老將軍，下官以爲魏兵伐蜀，其志不小，今日若不援蜀，將來一定向我國動兵，那

時候我國的地位就很危險了！

丁奉

（點頭）薛大夫的話是不錯的。（躬身）陛下！魏兵現在雖然只向西蜀用兵，可是在我國的邊境上屯集着很厚的兵力，可見攻蜀得手之後，必然乘勝攻吳，我國若不趁此時援救西蜀，西蜀一亡，我國再來備戰，就趕不及了！

孫休

丁老將軍的意思，也是主張出兵嗎？

丁奉

是的！

張悌

（拱手）丁老將軍，魏兵伐蜀，縱然銳不可當，可是勞師遠征，已經犯了兵家的忌諱，我國正好趁他伐蜀之後，兵力疲憊，出兵收復中原，何必在這時候多露鋒鏑呢？

丁奉

（搖頭）魏兵既然在我國邊境集中大兵，就是怕我國乘虛而入，現在出兵，雖然是援救西蜀，其實是防止魏國的侵略，援蜀就是伐魏，救西蜀就是救東吳。

張悌

將來的西蜀，難保不向我國動兵？

丁奉

我以為今日的西蜀，雖然只求一己的安全，照天下大勢看來，他實在是爲了東吳在作戰。

張悌
這……

丁奉 至少西蜀戰勝魏國之後，不會向東吳侵略。

（腹聲裏，施朔從張地走過，在場各人俱爲一驚。）

施朔

（躬身）陛下！剛才有人來報，蜀將諸葛瞻中了埋伏，敗退綿竹，情形十分危急，彭和知道了這個消息，突然拔劍自刎，臣苦苦將他勸住，現在殿外候旨。

孫休

（驚異地）這彭和倒也不錯！

薛翊

（慨嘆地）西蜀有這種臣子，是不會滅亡的！

孫休

（堅決地）出兵援蜀，孤意已決。（顧丁奉）就請丁奉老將軍辛苦一趟，領兵三萬，用丁封孫異爲

副將，即日向河中賽春一帶進擊！施朔！

施朔

（躬身）臣在！

孫休

孤這裏已預備出兵，叫彭和不必來見，安心回去復命罷！

施朔

是！（匆匆退下。）

（丁奉躬身欲退，張錦目視薛翊，薛翊勝利地看著張錦，孫休感慨地望著丁奉的滿頭白髮。）

丁奉

（轉身向張錦）張將軍，朝中大小政務，暫請偏勞！

張悌 照下官的愚見，是不贊成出兵的！

丁奉 要等到魏兵得了成都，那時候出兵就遲了。

張悌 假使魏兵向我國的邊境進犯呢？

丁奉 西蜀不亡，魏兵是沒有力量向我國進犯的。

張悌 我國出兵援蜀，明明分去了一部份的兵力，難保他不乘虛而入。

孫休 張卿對於出兵還在懷疑嗎？

張悌 （躬身）臣並不敢懷疑，不過覺得我國的兵力不夠分配，如果魏兵從江都進犯，直下武進，

京城就會感到威脅了。

孫休 （遲疑地）丁老將軍的意思怎麼樣？

丁奉 魏國在江都駐兵，是防備我國進擊，我國如果直攻壽春，他就只能移江都的兵力來援救，

決沒有力量再攻武進了，陛下若不放心，就請命張將軍領兵一支防守武進吧！

孫休 （點頭）孤也有這種意思，那麼，就由張卿防守武進，丁老將軍領兵援蜀罷！

張悌 （躬身）是！（大模大樣地退下）

丁奉 (目送張悌下，太息地) 唉……

孫休 丁老將軍以爲張悌怎麼樣？

丁奉 陛下！張悌雖然好大喜功，還是一個忠耿的臣子。

孫休 他可以守武進嗎？

丁奉 武進並不是用兵的地方，假使西蜀不能保全，魏兵就會直下江陵，出兵夏口，將來用兵的地方，多半在荊州一帶，防守武進，不過是一種安排而已。

孫休 那麼，應當用什麼人守荊州？

丁奉 陸遜的兒子陸抗，少年持重，足智多謀，可以當此大任。

孫休 (點頭) 就是這樣辦罷！

(丁奉轉身將退，施朔趕進走入)

施朔 (躬身) 陛下！綿竹已經完了。

孫休 (大驚) 怎麼樣？

施朔 剛才彭和聽得我國出兵，正在整理行裝，預備回去復命，忽然得到一個消息，說綿竹已經

失陷，諸葛瞻諸葛偉兩父子被圍不屈，已經死於陣中。

孫休 彭和呢？

施朔 他預備隨我國兵士一同出發，前去拼死，專等陛下的旨意！

孫休 你去告訴他，我國立刻出兵！（施朔下。）

丁奉 陛下！魏兵既經攻下綿竹，離成都已經不遠，我們趕上去也沒有用了。

孫休 那麼，怎麼辦呢？

丁奉 現在只有自己趕快準備！

薛瑒 丁奉將軍！西蜀的大兵，都集中在劍閣一帶，成都縱然不保，還可以退守南中七郡，等待救應！

丁奉 這就得看他們是不是這樣做！

（張梯急急走入。）

張梯 （躬身）陛下！老將軍綿竹已經失陷了，我國還是進兵不進兵？

孫休 你有什麼高見？

張悌 臣以爲綿竹既已失陷，成都必然不保，魏兵正趾高氣揚，我國可以攻其無備，渡江北進，殺他一個首尾不能相顧。

丁奉 張將軍先前不主張援救西蜀，現在爲什麼又要北進？

張悌 援蜀是替別人作戰，北進攻魏，是先發制人，假使能夠得手，就可以直下洛陽。

丁奉 （搖頭）現在不是這種局勢，你若從揚州進兵，他可以從江陵來攻你，那時候長江北岸，就沒有我國立足之地了。

孫休 （拍案大怒）想不到西蜀就這樣完了！

丁奉 陛下！以老臣料想，魏國馬上就要向我國動兵，現在最要緊的，是趕快撥動人馬，防守長江，荊州一帶，更爲重要！

薛翊 （低嘆地）現在正是所謂唇亡齒寒了！

張悌 （躬身）陛下！國家有事，正是武臣效命疆場的時候，臣願領本部人馬過江，防堵魏兵！

丁奉 張將軍不必急於過江，先守住武進一帶再說。（以目視孫休）

孫休 （含意地）張卿還是守着武進罷！（顧內應）傳旨！命陸抗爲鎮東大將軍！領荊州牧，率領本部人

馬防守江口。(內監躬身退下，張悌愕然目送內監。)

丁奉 陛下南徐等處也是很緊要的！

孫休 (點頭)就由丁老將軍分派丁封孫異前去防守罷！

丁奉 沿江一帶呢？

孫休 (略一躊躇)沿江一帶，步步爲營，請老將軍總督全部人馬，隨時調遣！

丁奉 (躬身)臣遵命！

孫休 (驚覺地)蜀將彭和，倒是個有血性的男兒，他死願意向魏兵拼死，就叫他在老將軍帳下聽候調用吧！

丁奉 是！(退下，內監上。)

內監 (半跪)啓奏陛下，陸將軍得旨，已赴校場點驗人馬，預備即日出發！

(孫休點頭，殿後鐘鳴，孫休離坐走向殿後，內監及武士俱隨入，張悌辭謝躬身致敬。)

薛瑒 (自語地)西蜀快要完了，可是我們的東吳……

張悌 (同身喝問)你在說什麼？

薛翹 你不必問我，你自己也應當明白，現在是實行你的計劃的時候，我看你統一天下吧！（冷笑）
下，（跟傅粉首若有所思）

——幕下——

第三幕登場人物表

劉禪

(蜀後主,五十多歲)

劉諶

(劉禪第五子,三十多歲)

黃皓

(蜀國有權勢的內監,四十歲左右)

譙周

(蜀國光祿大夫,五十歲左右)

卻正

(蜀國祿令史,四十多歲)

妃嬪甲

(後主嬖倖者,二十歲左右)

妃嬪乙

(同上)

內監甲

(後主近侍,三十多歲)

內監乙

(同上,三十多歲)

第三幕

佈景：

蜀後主的內宮，左設御座，兩傍置繡墩，右設御書案，案前有窗，窗外雜植花草，珠簾半捲，爐烟輕裊，正中向內設道臺，隱現樓閣。

幕啓：

後主以雙手拈於妃嬪甲乙之肩，立於向內一門，背俱朝外，若向內有所觀賞，內場作細樂，雜以清脆的歌聲及琤環的響動，內監甲木立於案側。

後主（拍手大笑）好好！（邁着妃嬪甲乙的足，兩轉身，笑容可掬，唱得好，也舞得好！）放開妃嬪甲用手擋着，你的嗓子很好，也來唱一個罷！

妃甲（驚惶地，我那兒會有她們唱得好呢？單調調地，唱起來也沒有味！

後主 許多人合唱，和一個人獨唱，風味是不同的。（顧起乙，那麼，你也來一個！

妃乙（扭扭地，我那兒有那種好嗓子！還是她一個人唱吧！

後主 就照剛才唱的那一個曲子，(笑)如果加上一點酸味，把聲音顫動着，就更好聽了。

妃甲 (握嬌地)那我可不曾，還是讓她唱吧！

後主 (微笑)你敢不遵旨嗎？

妃甲 (扭着嬌笑)這不成了奉旨唱曲子嗎？

妃乙 (握嬌地)可不是嗎？你就唱得再不好聽，也沒有人敢來批評你！

妃甲 (針對地)假使皇上說是不好，那就誰也不會說好了。

(內場音樂漸覺搖盪，後主與妃甲乙俱閉耳細聽，聽得西門行樂調的前奏。)

後主 你聽！這是西門行的調頭。(拍手作節奏)來吧！(坐下，曼聲地)出西門……

妃甲 (應聲唱)由低而高，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稍頓，讓樂隊奏過門後，開翻起舞，妃乙亦曼

聲應和)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懷，當復待來茲！

後主 (撫意地)哈哈！真比她們唱得好！俗語說：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一點也不錯。(起立握妃甲手，)

妃乙 (低吟)飲醇酒，炙肥牛，暗呼心所歡，可用解憂愁！

後主 (顧妃乙)你都知道唱嗎？這隻曲子一共有六段。

如甲（指粉說）請你來看看，知道就是唱不完全。

後主 都知道嗎？第四段是什麼呢？

妃甲（扇）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遊？

後主（拍手）對了！對了！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真是何苦！

（場內樂聲慢慢地停止，黃皓先從書外揭簾窺探作威聲，後主及妃嬪甲乙均向內注視，黃皓始加緊步去走入。）

黃皓（拱手躬身）陛下！剛才的歌舞實在太凌亂了一點！調度無方，死罪死罪！

後主（笑）很好！很好！真是難爲你了。

黃皓（微笑）只要陛下覺得快活，做臣子的總應該鞠躬盡瘁！

後主（若有所思）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諸葛丞相說的話，你倒記得很清楚！

黃皓 別的全不記得，單記得這一句。

後主 你要是不提起就連這一句孤也不記得了，這樣一說，倒使孤想起諸葛瞻來了，可不知道

這兩天戰事怎麼樣？

黃皓（儘量掩飾）戰事那是不要緊的，請陛下不要着急，無論如何，成都這塊地方，萬無一失，而且，

諸葛將軍已經派人來報告過了，近來接連打了好幾次勝仗。（暗向妃甲遞眼色。）

妃甲

（復返後主。）諸葛瞻打了勝仗，陛下還着什麼急？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真是何苦！（搖扇而

主酌扇時）

後主

（笑）不錯，不錯，算你會說話。

（內場樂聲又起，節奏如泣，後主側耳靜聽著。）

妃乙

（似乎很理解。）又是西門行！

黃皓

是西門行。

妃甲

陛下！去看看她們舞得怎麼樣？

後主

（意有所動。）當然不會比你好！

妃甲

（獨笑。）那也不見得！

黃皓

剛才才兩個人舞得實在不好，臣已經把她們挑出來了。

妃乙

這樣說，現在一定舞得很好了，這倒值得看看！（走近後主身邊。）

後主

（從椅上起立。）好！去看看！

(後主前行，紀懷甲乙擁在身後，黃皓跟隨着，後主及紀懷走入朝內一門，黃皓亦將走入，內監乙急自外跑走上。)

內監乙

(急過地問內監甲)皇上在那裏？(內監甲用手向內指)

黃皓

(聽得內監聲聲樂急回身)什麼事？

內監乙

(轉身)稟公公！光祿大夫離周請求皇上賜見！

黃皓

(正色地)叫他進來！

內監乙

(範頭)是！(轉身下)

黃皓

(目視內監甲)你去伺候皇上罷！

內監甲

(轉身)是！(急走入朝內一門)

(黃皓候內監甲入，仍以舊朝裏向內望著，內監聲聲急，難以笑語聲，內監乙領離周走上)

離周

(排揖)哦！黃公公！黃公公！

黃皓

(露出)離大夫！

離周

(左右顧視)皇上不在這裏嗎？

黃皓

皇上在這裏，離大夫有什麼事嗎？

離周 (低聲) 諸葛瞻父子戰死，魏兵已奪了綿竹，快到成都來了。

黃皓 (添嘆息) 這消息我早已知道了，恐怕是謠言！

離周 現在魏兵只離成都二十里了，人民都向城裏逃避，怎麼會是謠言？

黃皓 你的意思是要告訴皇上嗎？

離周 事情這樣危急，怎麼還可以講他呢？

黃皓 你預備要他怎樣做？

離周 現在兵臨城下，除了投降，還有別的路走嗎？

黃皓 是你自己預備投降呢？(以手向內指) 還是主張他投降呢？

離周 (攔住黃皓手) 這倒要請教黃公公！

黃皓 這是要你自己作主的事，怎麼反來問我呢？

離周 皇上的事，黃公公尚且可以作主，我的事，黃公公倒不可以作主嗎？

黃皓 (得意地笑) 你就只說要投降吧！降不降隨他，不過……(回頭觀內監乙) 你看外邊有什麼

人來？不經宣召，不得擅自入宮。

內監乙（低聲）是（轉身走出）

黃皓 別個都不要緊，（他五哥）你可要注意他！

魏周（伸五指）他（會意地）黃公公是說北地王嗎？

黃皓（點頭）就是他討厭一點！

魏周（不在乎的樣子）事實到了這種地步，他一個人有什麼辦法？

（幾調奏着昆聲，笑語漸漸高出來聲）

黃皓 快要來了！（回頭向內略一窺探）來了！（低聲）這消息只當我還不知道！

（魏周點頭，後主攜魏周甲，內監甲後隨自內出）

後主（面帶微笑）我原說她們沒有你好，不是嗎？

黃皓（趨前躬身）啓奏陛下，光祿大夫魏周在這裏候駕！

魏周（跪伏）臣魏周見駕！

後主（就御案坐下）有什麼事嗎？

魏周 啓奏陛下，綿竹已經失陷，諸葛瞻諸葛尚父子俱已陣亡，魏兵……

後主（竊然驚起，）綿竹失陷，諸葛瞻……怎麼樣？魏兵？

譙周 魏兵已逼近成都，離城只有二十里了。

後主（戰戰兢兢，自語地，）會有這種事？（樂聲仍舊繁錫地，）

黃皓（故作地，）離大夫真有這回事嗎？

譙周 來的確實是魏兵，逃進城來的百姓們都是這樣說。

後主 站起來說，說清楚一點，叫他們停止奏樂。（距車旗殿地後退，內監甲入內，樂聲停止後復上，）

譙周（回頭後起立，）陛下不信，可以差人去打聽！

後主 如果離成都只有二十里了，那怎麼樣辦呢？難道諸葛瞻……（回顧黃皓，）你不是說他打勝

仗嗎？

黃皓（低頭，）臣確實聽得說他打了勝仗，不知道怎麼樣又會打敗仗，恐怕是打了勝仗之後才

打敗仗的。

後主 你不是說成都不要緊嗎？現在怎麼辦呢？

黃皓（躬身，）陛下！諸葛瞻打了勝仗，成都自然萬無一失，現在諸葛瞻父子都戰死了，又有什麼

辦法呢？

後主（低聲地）早曉得是這樣，我不做這個皇帝豈不很好！

羅周 陛下！現在兵臨城下，應當想一個辦法出來，或者派人出城去堵截，或者……

後主 成都的兵將，撥給諸葛瞻的共有七萬，現在還有誰可以領人馬去堵截呢？

黃皓 魏大夫還有什麼辦法沒有？

羅周 既然沒有兵將前去迎敵，那就只有投降！

後主 投降？那怎麼可以呢？（別轉頭去）

羅周 除了投降，陛下還有什麼辦法？

（內監乙匆匆走入，黃皓急轉過身來。）

黃皓（羞之以目）什麼事？

內監乙（翻身）卻令史請求賜見！

後主（回頭）是卻正嗎？快召他進來！

內監乙（應聲黃皓）是！

黃皓 皇上宣召他，叫他進來！（內監躬身退出）

後主 （搖頭太息）這都是吃了馬邊之虧！如果他不投降，諸葛瞻或者也不會戰死！

黃皓 諸葛瞻不戰死，魏兵決到不了成都！

龐周 陛下現在事勢危急，應該快作打算，過去的事，懊惱也來不及了。

後主 你要我怎樣打算呢？就是投降，也得考慮考慮，假使投降他，他還不答應，豈不更糟！

如甲 （欲泣地）陛下不投降，魏兵也許要殺進宮來了！

後主 （安慰地）不要怕！孤也是一國帝王，魏兵縱然進了城，總要留孤一點面子的！

（蜀正慌張地奔入，內監乙隨之）

卻正 （驚伏，急促地）陛下！魏兵已到雒城，先鋒部隊，離成都二十里下寨，事情萬分危急，請陛下趕

快決定行止！

後主 孤正要找你商量，站起來說話罷！

卻正 （趨立）陛下預備怎樣，請快點降旨！

後主 要孤投降！那太沒有把握了！

卻正 (正色地) 誰勸陛下投降？

後主 誰周說，除了投降，就沒有別的法。

卻正 別的法很多，(轉面向費周) 誰大夫爲什麼單單主張投降？

費周 (憤憤地) 別的法……別的法恐怕不妥當！

卻正 你以爲投降就很妥當嗎？

後主 孤也是這樣想，假使魏兵不肯納降，豈不更沒有面子。

費周 那麼，卻令史還有什麼辦法呢？

黃皓 如果有別的法，當然不投降！

後主 當然不投降！

卻正 陛下成都還有許多的兵馬，還可以死守幾天，等到姜大將軍回兵來救，就不要緊了。

費周 這不能算是好辦法，姜大將現在劍閣，如果由成都差人去，再等他回兵救應，恐怕成都早

已不保了。

卻正 卽令成都都不保，還可以退守南中七郡，那一帶地方，形勢險峻，魏兵既得了成都，一時決攻

不過來，等到姜大將軍回兵，再由陛下向南蠻借一點人馬，重復殺回，兩下來攻，管叫魏兵一個也逃不了。

後主

（苦力地）喂，這話對！成都守不住，就退到南中七郡去。

離周

怎麼可以這樣做呢？魏兵攻破城池，未必一定逃得出去，南中七郡，久已屬於南蠻，從前諸葛丞相七縱七擒，還不能收服他的野心，現在反去投奔他們，好比羊入虎口，還有什麼人馬可借？這不是好辦法，（搖頭）不是好辦法。

黃皓

南蠻是靠不住的，我也是這樣想。

後主

（向離周）南蠻靠不住嗎？

離周

（搖頭）決計靠不住！

卻正

就算南蠻靠不住，也有別的辦法。

離周

什麼辦法呢？

卻正

成都既然不能守，不如在魏兵未來攻城之前，棄了成都。

離周

棄了成都到那裏去呢？

卻正 蜀與吳，爲同盟之國，現在事勢危急，陛下可以投奔東吳，暫且安身，等到姜大將軍回兵收復成都，再命駕回鑾。

繼周 這辦法不對，自古以來，決沒有寄居在別人國家裏做皇帝的！

卻正 從前昭烈皇帝尙未登基，也曾投奔江東，依隨過劉表，後來進位漢中王，創立我國基業，現在，國家並未完全滅亡，只不過救援未到，借地棲身，爲什麼不能從權呢？

黃皓 這樣子，倒好像去向東吳投降了！

繼周 黃公公這話一點也不錯，陛下！依臣料想，魏國既能取得成都，姜大將軍在劍閣的兵馬，已經成了孤軍，一時決難恢復中原，魏國的兵力素來比吳國的兵力雄厚得多，魏可以吞吳，吳決不能伐魏，陛下若向東吳投降，這已經是一種恥辱，假使將來魏國吞併了吳國，陛下又要再向魏國投降，豈不是兩重的恥辱，與其這樣，不如直截了當在這時候降了魏國，倒省了許多周折。

後主 這樣說，還是要孤投降！（拍頭上冠）

卻正 陛下！投奔東吳，是希望得到鄰國的幫助，將來還可以恢復失地，保全國家，如果向魏國投

降就一切都完了。

繆周 那也不見得，陛下假使投降魏國，魏國看見陛下知機達變，一定分茅裂土封贈陛下，在上則可以保全宗廟，對下則不致塗炭生靈，請陛下仔細想想！

卻正 (大怒) 繆周！你是奉了魏國的使命來勸降的嗎？你應該知道，馬遷降魏的結果，就是前車之鑒！

繆周 現在兵臨城下，將至珠邊，我是愛護皇上，才勸皇上投降，照你的辦法，只是把皇上送到死路上去！

卻正 主張投降魏國的才真是把全國的人民送到死路上去！

後主 只要不使人民吃苦，就是要孤死或者投降，都不要緊！

卻正 只要陛下不投降，人民再吃苦些也願意！

(一片步履聲，劉禪佩劍從外間響入)

劉禪 (拱手跪下) 父王！魏兵逼近成都，人民紛紛逃難，還是守，還是走，請旨定奪！

卻正 (大息地) 唉……

後主 (竊聲地) 現在只好叫他們趕快準備!

劉驥 (起立) 父王命什麼人領兵? 兒臣願爲前部先鋒!

後主 傻孩子! 你還想要打仗嗎?

劉驥 事情已經萬分危急, 何必存什麼名分? 兒臣自願前去退敵!

後主 你一個人能夠去退敵嗎?

劉驥 (懷疑地) 那麼, 父王叫誰趕快準備?

郝正 (半驚地) 皇上是叫誰周去吩咐他們準備投降!

劉驥 投降? 父王準備投降那魏國嗎?

黃皓 是的殿下!

劉驥 (顧左右) 這是誰的主張?

黃皓 (嘆囁地) 是……是皇上自己的主張!

劉驥 (怒視黃皓) 誰贊成皇上這樣做?

後主 (同聲地) 你威嚇他幹什麼? 這是沒有法子, 才只好這樣做!

郁正

（躬身。）殿下臣以爲成都縱然不保，還可以退守南中七郡，南中七郡不能守，還可以投奔東吳，只要姜大將軍能夠知道這個消息，一定會來救援的。

劉謙

那麼，（轉面向後主。）父王爲什麼要投降呢？

後主

因爲他說的這些辦法，都不很妥當！

劉謙

怎麼不妥當？

後主

（遲疑地。）因爲……南中七郡……（轉語劉謙。）你問譙周，看是不是妥當。

譙周

殿下南中七郡，久已屬於蠻方，蠻人反覆無常，假使和魏兵聯絡，南中七郡都是很危險的。

劉謙

投降東吳呢？

譙周

那不成丁向東吳投降嗎？（搖頭。）這當然不妥當的。

劉謙

（冷笑。）照你的意思，怎樣才是最妥當的辦法呢？

譙周

（躬身。）臣以爲……皇上的主張是對的。

劉謙

你是說投降魏國嗎？

譙周

（目視後主及黃皓。）皇上的意思，以爲這個辦法最妥當。

劉謩（翻身）父王！我國的土地，並未完全失掉，現在不過是成都受到魏兵的威脅，只要趕快遷

都，培植自己的力量，收復失地，並不是什麼很難的事，何況，姜大將軍領兵在外，正在和敵人相持不下，父王倒先向魏國投降，怎麼對得起前方那些將士？怎麼對得起後方這些人民！

後主（驚駭地）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我本不願投降。

劉謩 父王！這正是千鈞一髮的時候，父王要自己牽住把握，不能夠隨便聽人播弄！

後主（故作振奮）孤怎麼沒有把握，因為沒有法子抵抗，徒然使百姓們吃苦，不如馬馬虎虎降了他們，免得生靈塗炭！

劉謩（氣憤地）這不像是父王講的話，（怒視黃皓）倒好像黃皓這東西說的！

黃皓（惶恐地，翻身）殿下！小臣並沒有說什麼，是譙大夫，他贊成皇上這樣做！（劉謩轉身怒視譙周）

譙周（惶恐地）臣並沒有十分贊成，不過備備顧問而已。

郗正 光祿大夫，本來只備備顧問，可是！（向劉謩翻身）殿下！主張投降魏國的，（指譙周）就是他！

劉謩（苦笑）好一個只備顧問的光祿大夫，主張投降的倒是你嗎？

譙周（恐懼萬狀）殿下！臣並沒有這種主張，剛才皇上說得很明白，既然沒有法子抵抗，何必使百

百姓們吃苦，舉一個例子來說，如果可以抵抗，諸葛瞻的七萬人馬，為什麼片甲不剩？所以……

劉瑾（驚）所以你就主張屈膝投降，是不是？

繼周 這也不算是投降，大家都是同一種族，只是彼此國除成見，共謀和平，免得百姓們受苦。

劉瑾 降了魏國，百姓們就不受苦嗎？只怕要更加百倍，你大概沒有聽得說過，被魏兵奪去的那些地方，百姓們過的是什麼生活？

繼周 縱然生活不好，總不會比戰爭更殘酷！

劉瑾 戰爭固然殘酷，可是，這戰爭是誰發動的？現在是在什麼地方作戰？你可知道，百姓們都情願戰爭到底，不願屈膝投降！

繼周 那是他們不明白事實的真相。

劉瑾 你說什麼？

繼周（搖頭）臣是說百姓們不知道國家的困難情形。

劉瑾（大怒）這是你應當說的話嗎？

繼周 臣並沒有說別的，只不過……

劉謙（二手接劍）只不過怎麼樣？

後主（起立，把甲冑向身後）你胡鬧些什麼？現在大勢已去，憑着你的力量，能夠挽回天命嗎？劉謙（父子以爲大勢已去，照兒臣看來，成都還有十萬兵馬，既有相當的人力，天命是可以挽回的。）

劉謙（憤懣）你這貪生怕死的狗奴才，枉費當年先帝對你一番培植，現在事勢危急，你不去聯

合文武，共謀國是，反來假託天命，勸皇上屈膝投降。（紫色俱厲）狗奴才自古至今，你在那裏看，見過具有氣節的人，肯去反面事仇，這難道也是先帝的遺命嗎？

黃皓（溫和地）殿下也許還不知道，現在成都的幾萬兵士，已經不夠一戰了。

劉謙（怒住）如果殿下要抵抗，只有請殿下親自領兵出戰！

劉謙（拔出劍，好！）就請父王降旨，讓兒臣領兵前去迎敵，那怕死在陣前，也免得向人屈膝！黃皓（陛下既然願意前去迎敵，或者可以得勝也未可料。）

卻正（轉身）臣願意隨軍出發，幫助殿下！

後主 真是胡鬧，真是胡鬧！諸葛瞻父子共有七萬人馬，還不能取勝，這些守城軍，只好前去送死！你們以爲孤這個皇帝，連這一點輕重也不知道嗎？

離周 陛下！現在魏兵還沒有開始攻城，如果派兵前去迎敵，恐怕激起他們的反感，那時候殺進城來，百姓們未免太吃苦了。

劉禪 （走近離周，一手揪住其衣袖，一手仗劍，你這狗奴才！又在花言巧語，蠱惑聖聽，真是死有餘辜！）
創作動將勢之，相甲退向裏邊門內張望著。

離周 （求饒地，）殿下……殿下……不敢……

後主 （大嘆，）大胆的奴才，你敢在孤的面前拿刀動劍嗎？

黃皓 （靠上前攔住劉禪手臂，）殿下！殿下！

卻正 殿下暫時饒了他吧！不要驚了聖駕！

劉禪 （攔阻離周，）該死的東西！（離周驚慌衣冠，劉禪舉劍入鞘，以手臂推黃皓，黃皓跌於地下，）

後主 他也是一位大臣，你能夠就是這樣殺了他嗎？真是大胆！

劉禪 父王！先帝在位的時候，離周不過一個備位的謀臣，從沒有參預過國政，現在，仗着父王的

竊倖，竟敢來胡言亂語，妄議國家大事，真是該死！

後主 這怎麼可以怪他呢？主張投降的也不止他一個人，你們這些年輕的人，只知道仗著血氣之勇，以為出兵就可以打勝仗，假使打他不過呢？那時候豈不使滿城百姓都要流血，離周說的話，並沒有十分錯呀！

劉驍 父王！見臣以為成都還有十萬人馬，背城一戰，不見得完全沒有辦法，況且，姜維全軍都在劍關，如果知道成都危急，必定回兵救應，那時候，裏應外合，兩下夾攻，不但可解成都之圍，還可以斷絕魏兵的歸路，何能夠隨便聽信這班賊臣的胡說，輕輕將國家斷送，屈膝投降他人！父王！（嘆聲）做子孫的怎麼對得起祖先！做君上的怎麼對得起百姓！

後主 （老羞成怒）這些話，剛才卻正都說過了，你一個小孩子，懂得什麼？這是天命，祖先也好，百姓也好，都不能怪孤家，要怪，只能怪守江油的馬超，他要是不投降，魏兵決到不了成都。

劉驍 （雙膝跪地，叩頭大哭）父王！江油失守，就是因為馬超不戰而降，現在父王有兵不戰，反去相信什麼天命，只怕後世人罵的不是馬超，受譴責的還是父王！

後主 孩子！你只知道要戰，要抵抗，假使勢窮力竭，抵抗不過又怎麼辦呢？

劉謙

(憤慨地)假使勢窮力竭抵抗不過，就應當爲了自己的國家，保全自己的人格，君臣父子，大家死在一道，也落一個青史名標！(顧周黃韓相顧失色，卻正以袖拭淚。)

後主

你這些話越說越蠢，簡直聽得不可救藥！明明白白一條死路，偏說得那麼好聽，青史名標！孤先前本不願投降，照你這麼一說，孤倒完全錯了，錯了就錯了，偏偏要去投降，你又把孤怎麼樣？(絕望地轉身走遠。)

劉謙

(突然立起，激憤地)父王！先帝東奔西走不知道費了多少年的苦心，才能夠正位西川，完成大業。現在，國賊未除，敵兵壓境，有兵不戰，有城不守，輕信賊臣之言，不顧天下笑罵！(冷笑)我劉謙可不能違從父命，屈膝求生！(昂首向天)只好追隨先帝在天之靈！(以手抱劍，替漢族子留一點光榮吧！) (預備拔劍。)

後主

這孩子要發瘋了！來，給我擡出去！

(劉謙轉身拔劍，迎甲忙趨向門內，從劉謙旁邊穿過，劉謙若有所思，乃不拔劍，默默地向走近身邊的黃皓及內監等乙點頭。)

卻正

殿下！皇上既然不納忠言，小臣願隨殿下同奔劍閣，見了姜大將軍，再作計較！

後主 你們預備造反嗎？

離周（懷遠地）卻令史大概是想保北地王登基吧！不過，北地王並非長子，只怕名分上有點不對吧？

劉謙（擔憂）你以為我想做皇帝嗎？老實告訴你！我不過借了北地王這個名義在替漢族の子孫說話！

後主 快點帶他出去，不要讓他在這裏胡說亂道。

（黃皓及內監甲乙向前扶住劉謙，黃皓暗地握住劉謙的劍把，卻正低頭躬身。）

劉謙（顯露黃皓，再望望離周，切齒地）你們這班賊臣！總有凌遲碎刷的一天！（屈腕內監及黃皓，大踏步衝下。）

後主（鬆了一口氣）本來商量得好好的，被這奴才跑得來一頓瞎說，倒弄得沒有頭緒了。

卻正 陛下！北地王說的話都是很正當的！

後主 跟你說的話差不多，在你看來，自然是很正當的，可是，專這麼空口說白話，有什麼用？

卻正（躬身）北地王要求親自出戰，陛下為什麼不肯發兵？

後主 這又不是打仗的時候，你何必再來說廢話！

郤正 不是打仗的時候，難道是投降的時候嗎？陛下（將見）。

後主 （生氣）孤已經決意這樣做，你又奈孤何？護周趕快預備降書降表！

魏周 （將見）是降書降表，容臣回去起草，就請陛下降旨，先在城樓上扯起白旗，表示屈服，免得

魏兵不分皂白，殺進城來，傷害那些無辜的百姓！

後主 寫降書還要起草嗎？

魏周 雖然去向他投降，文章上總要做得漂亮一點，不然，鄧艾頗通文墨，也許會笑西蜀太沒

有人才。

郤正 （冷笑）魏大夫是一個慣寫降書降表的人才，誰不知道！

後主 你又在那裏胡說！

郤正 陛下當年劉璋讓位，先帝登基，寫降書降表的不也是魏大夫嗎？好文章，用在這上面，我看

你還是不認識字的好！

後主 隨便你怎麼會說，總而言之，你是在反對孤家！

郤正 臣不敢反對陛下！只是反對投降！

黃皓 卻令史，事情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你何必獨持異議，妨害大局呢？

後主 不管誰反對，都不要管他，黃皓！你去吩咐守城軍士，趕快樹起白旗，等到譙周寫好降書降表，約定日期，再出城請降！

黃皓 （搖頭）是！
（躬身轉下）

卻正 （慨嘆地）這真是一場惡夢！

譙周 陛下！降書寫好，差何人前去遞書請降！

後主 （略一思考）就命私署侍中張紹，駱馬都尉鄧良，隨同卿家走一趟罷！

譙周 （躬身）陛下！魏兵進城的那天，陛下可要準備一下！

後主 應該怎樣準備？

譙周 應該身穿青衣，背綁雙手，口啣玉璽，跪在城邊。

後主 （愕然）為什麼要這樣做？

譙周 這是請降的禮節！

後主 要是這樣，孤就不降也罷！

卻正（氣憤步）陛下本來可以不降，何必一定要聽他的話，依臣之見，不如先斬譙周，準備出城迎敵！

（後主意似有動，黃皓匆匆上）

黃皓（躬身）啓奏陛下！城上已經樹起了白旗！

譙周（搶着說）陛下！城上已經樹起白旗，城內又沒有什麼準備，事到如今，不降也得降了。

後主（氣餒地）好罷！要錯就錯到底，現在也管不得許多了，一切都照禮節辦吧！（紀甲掩面而泣）

譙周（躬身）臣領旨！

（譙周轉身下，後主目送之，卻正面容慘澹，黃皓若不介意，紀甲倒向後主懷中）

紀甲（哽咽地）陛下！（後主木然如無所覺）

——幕下——

第四幕登場人物表

劉謹

卻正

內監乙

崔氏

(劉謹的夫人,三十多歲)

箴良

(劉謹的長女,十三歲)

宮婢

(崔氏侍女,十八九歲)

第四幕

佈景：

北地主的寢宮，左設榻門通內寢，珠簾半捲，右爲書櫥衣架等，中設几案，案上紅燭高燒，窗外殘月猶明。

幕啓：

崔氏斜倚案側，若有所思，簾良面對窗外，引領遙望，宮婢持蠟夾正將殘炬剪去，遠處有敲柝聲。

崔氏（不安地）簾良！你在看什麼？

簾良 有一對宮燈在那裏移動，好像是爸爸來了。

崔氏 那不一定就是你爸爸！

簾良（仍未轉身）不是爸爸，就是那一位伯父或叔父，如果是公公，那就不會止有兩盞燈，媽您來瞧！（轉身招手）

崔氏 瞧什麼？你爸爸就是你爸爸，一會兒不就要進宮的嗎？（嘆息燭光）

箴良 您不是在等着爸爸嗎？

崔氏 （看窗外）你爸爸這時候也許還不會進宮來！

箴良 （回頭再看窗外）怎麼拐了灣，那一定是那一位伯父（回頭，張著嘴）不是爸爸！（懶洋洋地走近崔氏）媽！爸爸爲什麼這時候還不進宮來呢？

崔氏 （抬頭上望）大概在那裏商量著什麼事情。

箴良 商量事情，爲什麼不在公公坐早朝的時候倒弄到這樣夜深還沒有回來？

崔氏 這是要緊的事，你知道什麼？（遠處鼓聲咚咚）

箴良 （詫異地）您聽！那裏在敲着鼓。（回頭再聽到窗前進軍，鼓聲一陣陣傳來）

崔氏 （側耳細聽，欲言又止）這大概是……箴良！你爸爸……

箴良 （回頭）媽！您來聽，鼓聲響得很厲害！（宮婢趨近窗邊）

崔氏 我聽見了！那一定是戰鼓聲！（興奮地起立）

箴良 戰鼓？是爸爸和魏兵打仗嗎？

崔氏 (模稜著, 一留點頭) 是的!

箴良 (走近崔氏) 媽! 您說爸爸會打勝仗嗎?

崔氏 只怕不打仗, 如果打仗, 一定可以打勝。

箴良 (拍手) 我希望爸爸一定打勝仗! 把魏兵通通趕走! (鼓聲漸停)

崔氏 只要一直和他打下去, 不怕趕他不走! 只怕…… (魚下) 唉! 你去看看兩個弟弟睡得好不

好?

箴良 只怕怎麼樣? 媽!

崔氏 只怕你公公不願意打, 那就完了!

箴良 爸爸願意打, 公公決不會不願意的。

崔氏 (太息地) 要是照公公的意思……

宮婢 (離開齊邊) 夫人! 鼓聲已經不聽見響了。

崔氏 (理想地) 大概出城迎戰去了。

箴良 媽! 照公公的意思怎麼樣?

崔氏

（聽到別的地方去了。）公公什麼意思？

簾良

你不是說爸爸願意打仗，要是照公公的意思……是不是公公不願意？

崔氏

（恍然。）公公的意思本來無所謂，這都是那些貪生怕死的朝臣，不主張打！

簾良

（懷疑地。）他們為什麼要那麼怕呢？

崔氏

你不怕嗎？

簾良

爸爸和媽媽都不怕，我怕什麼？

崔氏

（點頭嘆息。）他們不一定是怕死，是想做官！

簾良

他們不都是官嗎？還想做什麼官？

崔氏

做小官的想做大官，做大官的想做更大的官，官越大越好，錢越多越好！

簾良

要爸爸和公公說，只要他們肯打仗，就給他做大官，賺大錢！

崔氏

（搖頭。）他們也不會滿足。

簾良

為什麼呢？

崔氏

他們嫌現在的位置不穩固，將來會失掉權力所以……

箴良 所以不想打仗？

崔氏 所以想趁這時候向魏國討一點功勞，將來可以獨自稱王！

箴良 這些人都不是好東西！（崔氏點頭）

（遠處鐘聲悠然）

崔氏

（起立，走向前邊）天還沒有亮，怎麼攪起鐘來！

（內監乙急急走避，面容沮喪）

內監乙

（半跪）夫人！皇上有旨，命各宮妃嬪及各位王爺的眷屬，一律改換平民服制！

崔氏 （失聲）為什麼？

內監乙

皇上已經預備明日早晨出城請降！

崔氏

請降？向魏 投降嗎？

內監乙 是的！

崔氏 北地王呢？

內監乙 奴婢不知道！

崔氏 皇上沒有命北地王帶兵出城迎敵嗎？

內監乙 北地王剛才又在哭求出兵，皇上沒有答應。

崔氏 剛才不是有戰鼓響嗎？是誰領兵出陣？

內監乙 城門關得緊緊的，並沒有誰領兵出陣，夫人恐怕聽錯了。

簾良 明明是戰鼓響，怎麼會聽錯？

內監乙 剛才的戰鼓響，大概是升帳點兵，預備明日出降！

崔氏 預備出降，還把戰鼓敲得那麼響幹什麼？

內監乙 實在沒有人領兵出陣，夫人！

崔氏 既然沒人出陣，北地王到那裏去了呢？

內監乙 北地王剛才和皇上辯駁了一番，皇上很生氣地叫武士把北地王推出宮來了！

崔氏 又和昨天一樣生氣嗎？

內監乙 比昨天更要凶！

崔氏 怎麼樣一種情形，你說說看！（皇上，庭裏立於側。）

內監乙 先前北地王上殿，還是勸皇上不要投降，皇上不理，後來聽大夫擬好了降書降表，送來

給皇上看，北地王又將誰大夫大罵了一頓，搶過降書降表，預備扯成粉碎，於是，皇上下大發牌氣，叫武士把北地王綁了，幸虧卻令吏一力保奏，才吩咐武士把北地王推出宮來！

崔氏 (含淚欲遁) 你這話是真的嗎？

內監乙 (搖頭) 奴婢不敢撒謊！

崔氏 (倒斃地) 去吧！

內監乙 (起立) 還要請夫人遵旨改裝。

(崔氏點頭，內監退兩步然後轉身出外，崔氏突然伏案大哭，宮婢驚惶不知所措。)

簾良 (淚承於頰) 媽媽！

崔氏 (良久始抬頭，淚垂滿面，壓咽不成聲) 簾良！你的公公到底向魏國投降了。(復伏於案，肩背上下抽搐。)

簾良 媽媽！公公投降，我們不投降，我們事可不認他做公公！

崔氏 (搖首拭淚) 好！有志氣的孩子！你的媽也是不會投降的。(門外喊聲響) 等你爸爸回來再說罷！

(內監乙復走進，止於門側。)

內監乙（半跪）夫人！卻令史說北地王已經回宮，趕來請見！

崔氏（失驚）北地王實在沒有回宮（暗）國賊！好罷！你就陪卻令史進來！說我有話問他。

內監乙（低頭）是（轉身出外）。

簾良 媽！卻令史是誰？怎麼可以和他談話。

崔氏 卻令史是一個好官！和那些壞東西不同，他趕來見你爸爸，一定有什麼要緊的事。

簾良 爸爸既然不在公公那裏，爲什麼還不同來呢？

崔氏 這裏頭一定有什麼緣故，可以問問卻令史。（崔氏和簾良退向通內殿的門旁，宮婢放下簾子。內監乙先

走，卻正低頭後頭）。

內監乙 卻令史！夫人在裏邊！

卻正（止步，向簾內拱揖）秘書令史卻正見夫人。

崔氏（在簾內）令史請坐！

卻正 不敢！（內監乙跪坐，卻正再一拱揖，給恭敬地就坐）。

崔氏 剛才北地王忤犯聖駕，承令史保奏，真是感謝不盡！

卻正（起立。）好說！好說！剛才北地王所說的話，完全出於一片愛國的熱忱，可惜皇上聽信佞臣之言，不加採納，真叫人沒有法子好想。（重復坐。）

崔氏 皇上已經定於明日出城請降，卻令史知道了嗎？

卻正 剛才所爭執的就是這件事，這都是黃皓譴周他們在裏面把持的緣故！

崔氏 他們爲什麼一定要主張降魏呢？

卻正 黃皓是早和魏國有所勾結，譴周本是劉璋的舊臣，素來反側無常，不明大體。

崔氏 那麼，卻令史要找我們王爺，有什麼事情嗎？

卻正 因爲皇上不納忠諫，決定於明日出降，北地王被推出宮來，不知預備作何打算，故此趕來相見。（起立。）如有所命，萬死不辭。

崔氏 我們王爺並沒有回宮，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危險？

卻正（躊躇地。）這……

（遠處鐘聲亂響，或輕或重，宮婢慌忙跑向側邊躲避。）

崔氏 卻令史！鐘聲響得很厲害，是不是皇上還在召集臣僚？

卻正 (側耳細聽) 這不是上朝的鐘聲，似乎是大廟的鐘響。(每當君有所思) 也許是皇上在辭廟吧！

(裏嘆) 唉！……(鐘聲戛然而止)

崔氏 卻令史皇上出降，你預備怎麼樣？

卻正 爲臣者盡忠，爲子者盡孝，不妨各行其志！

崔氏 怎樣算是忠？怎樣算是孝？

卻正 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崔氏 你以爲北地王會怎麼樣？

卻正 北地王是不願投降的。

崔氏 這是不是佛逆君上爲不忠，違背尊親爲不孝？

卻正 (憤然作色) 夫人以爲北地王應當和皇上一同投降魏國嗎？

崔氏 我不是這種意思，是恐怕後世人要是這樣說！

卻正 北地王不肯投降，雖然佛逆君上，對國家却盡了他的忠心，違背尊親，對祖先却盡了他的

孝道。

崔氏 那麼，最好應當怎樣？

卻正 北地王最好能夠逃出成都，趕到劍閣去見姜大將軍，會同全軍將士，回師收復失地。

崔氏 你趕來見北地王就是這個意思嗎？

卻正 是的！

崔氏 你有把握嗎？

卻正 只要北地王肯這樣做，一定有把握……

（幕內沒有聲息）

卻正 夫人覺得懷疑嗎？這理由很明白，皇上明日出降，姜大將軍在劍閣一點也不知道，也許正

在和魏兵拚死血戰，假使知道這個消息，將士們不知道要怎樣痛心，一定要說：「我們正在前方死戰，你們倒隨隨便便投降了！」那時候，姜大將軍雖然想立刻回兵，可是已經朝中無主，衆將士懷念故鄉，誰不想骨肉團聚，如果北地王能及時趕到，正好利用這種士氣，回師西向，還怕不以一當十，以百當千，斬關奪寨，勢如破竹嗎？

崔氏 令史的話一點也不錯，不知道我們王爺是不是這樣想！

卻正 (起立, 拱揖) 那就全仗夫人多多相勸! 北地王如果有這樣做, 下官情願始終追隨!

崔氏 好! 我們王爺回來, 我一定勸他。

卻正 那麼, 北地王如有呼喚, 下官在朝房等候, 暫時告辭了。(深深一揖。)

(崔氏在廳內遠視, 卻正轉身下, 內監乙躬身送之。)

簾良 (跑出廳外, 向內監乙) 你去找找王爺!

(內監乙轉身欲出, 崔氏已變臉而出。)

崔氏 你叫他到那裏去找? (向內監乙) 不必去! 我有話問你!

內監乙 (躬身) 夫人有什麼吩咐?

崔氏 北地王在宮裏頭和皇上辯駁的時候, 大太子和那些王爺都在嗎?

內監乙 都在! 還有皇后和一些妃嬪都在!

崔氏 你聽見大太子說什麼沒有?

內監乙 大太子聽得皇上說要出城投降, 起先還只管呆看着皇上, 後來皇后哭了, 他也哭起來,

一句話也沒說。

崔氏 那些王爺呢？

內監乙（阿嚏地）只有新平王說了幾句話，其他的王爺都只陪着皇后流眼淚！

崔氏 新平王說了些什麼話呢？

內監乙 他問皇上爲什麼要投降，皇上說是要救全城的百姓，新平王說百姓們並沒有這種意思，要順從民意，就不應該這樣做！

崔氏（點頭）本來不應該這樣做的！

簾良 有人不贊成投降嗎？誰？（握著崔氏的手。）

崔氏（出神地）你的四伯父！

簾良 四伯父也和爸爸一樣嗎？

崔氏 大概差不多！（向內監乙）後來怎麼樣？

內監乙 後來北地王看見離大夫拿了降書降表來，就破口大罵，等到皇上叫武士把北地王綁了，新平王就一聲不響地也走到皇后面前去了。

崔氏 就這麼不再說話了嗎？

內監乙 不再說話了！

崔氏 (去急進) 唉！這樣怕死嗎？

簾良 是不是怕公公殺他媽？

崔氏 公公不會殺他的，他是怕……

簾良 要是我，我就不怕！不管他是魏兵什麼兵，我決不投降！

崔氏 假使你爸爸要投降呢？

簾良 我就不叫他做爸爸！

崔氏 (緊緊握住她的手) 好孩子！你的爸爸是不會投降的！(若有所思，向內監乙) 你到新平王那邊去

問問，看北地王在那邊沒有？

內監乙 (低頭) 是！(轉身走出)

崔氏 簾良！你要是想睡，你就睡去罷！

簾良 我不想睡，我要等爸爸回來！

崔氏 (用燭夾剪去燭花) 那麼，你去看看弟弟他們睡得好不好！可不要驚醒他們！

饒良 好！(輕巧地走向內寢)

宮婢 夫人您有點覺得冷嗎？

崔氏 不冷！(窗外敲着四更)

宮婢 您想吃點什麼吧？(餽或者饅頭)

崔氏 (搖頭) 不想吃什麼！

宮婢 皇上不是有旨意要改換服裝嗎？明天您預備改穿什麼衣衫？

崔氏 (怒聲) 你不必管！

(宮婢低頭走向內寢門旁，劉忠忽從在通外間的門邊出現，沒拿鏡面，只握蓬然，左手把住劍把，右手提拳，抬頭仰望天空，慘淡中仍帶鎮定，內監乙立其側，崔氏回頭向內寢門，未見其至，蓬然方自內寢出)

饒良 嬌！弟弟們都睡得很好！(抬頭見劉忠) 呵！爸爸！(奔向門旁)

崔氏 (回頭，蓬然起立驚恐) 殿下回來了！

(劉忠牽着蓬然的手，慢慢走近案前)

崔氏 殿下爲什麼這時候纔回來？剛才卻令史卻正到這裏來過了！

劉謙 (向堂中四周探望，目光注意着內幕) 還有兩個孩子呢？

崔氏 都睡了！殿下要叫他們起來嗎？

劉謙 (慌忙地坐下) 不要叫了！

崔氏 殿下又和皇上爭執了一番，是不是？

劉謙 我明知道這時候再來爭執是沒有用的！(握拳擊案) 只是可恨那些夠官！平日專門吸取百姓的膏血，到了有事的時候，反借着保全百姓的名義，去向敵國納款請降，百姓們！百姓們何嘗要他們這樣做！

崔氏 內侍來傳旨，說皇上命各宮妃嬪及諸王眷屬一律改着平民服裝，大概出城請降，已經是決定了的事實！

劉謙 (羞顏上) 劉氏的先祖列宗，何曾想到會有這樣不肖的子孫！

崔氏 剛才太廟裏的鐘響，是不是皇上在辭廟？

劉謙 他們只知道出城請降，整個國家都可以奉送給人家，還管什麼太廟不太廟！(注意地) 你聽得鐘響嗎？

崔氏 聽得！

箴良 我也聽得！

劉謨 (大息地) 那是我在敲鐘！

崔氏 哦！殿下這時候纔回來，是到太廟去了嗎？

劉謨 是的！

崔氏 (驚奇地) 殿下到太廟裏去敲鐘做什麼？

劉謨 我要喚起祖先在天之靈，使他知道漢室的天下將要改歸別姓了。(鉦音執事)

崔氏 皇上不去辭廟，殿下倒跑去敲鐘，他們也許覺得……

劉謨 (譏目法說) 他們只知道貪圖眼前的富貴，不管萬世的罵名！你以為他們會覺得慚愧嗎？

崔氏 臣妾不是這種意思，是怕他們覺得殿下將有其他的舉動！

劉謨 你覺得我會有什麼舉動？

崔氏 殿下預備怎樣打算？

劉謨 我預備……(沉吟地) 要我屈膝投降魏國，那是不可能的！(起立，徘徊)

崔氏 殿下是不是想逃出成都，到姜大將軍那裏去？

劉謙 （驚異地）你怎麼知道？

崔氏 剛才卻令史來說：如果殿下逃奔劍閣去找姜大將軍，他情願始終追隨！

劉謙 這原是卻令史的意見，到劍閣去並不很難，可不知道姜大將軍聽得了皇上出降的消息以後，肯不肯回兵來救應！

崔氏 卻令史說很有把握，只要殿下肯這樣做，姜大將軍一定回師西向，來收復成都。

劉謙 他有什麼把握？

崔氏 他現在朝房等候，殿下不妨請他來商量商量！也許真有一點辦法，也未可知！

劉謙 （略一躊躇，好罷！）（顧內監乙）去請卻令史來！

內監乙 是！（將欲轉身。）

劉謙 不要讓別的人知道！

內監乙 （誠敬地，是！）（轉身出外。）

崔氏 皇上約定什麼時候出降？

劉謙 明天早晨！

崔氏 殿下看過降書降表，上面怎麼寫的？

劉謙 無非是乞命求饒，卑詞認罪，也只有那些賊臣寫得出來！

崔氏 （大怒地）唉……

劉謙 最可恥的，分明是屈膝投降，偏要來假託民意，還要說什麼「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后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使後世人看了真不知作何感想！（憤憤地坐下。）

崔氏 聽說魏周的書啓文很有名，現在用來寫降書降表，文章再做得好，也沒有價值了。

劉謙 曹操的文章何嘗做得不好，現在說起來，總是一個賊臣，漢族和賊臣，素來是不相並立的，何況向魏國投降！

蕭良 爸爸！公公要投降！我們可以不降！

劉謙 （氣怒）當然不降！不過，不降就得另想辦法！

崔氏 聽說新平王也不贊成投降！殿下和他商量過沒有？

劉謙 和他商量有什麼用？只要父王一拍桌案，他就什麼話也不敢說了。

崔氏 可不知道成都城內到底還有多少人馬？

劉謙 帶甲將士至少還有十萬之衆！

崔氏 魏兵有多少人？

劉謙 魏兵沿途下寨，來到成都郊外的不過兩三萬人。

崔氏 魏兵只有兩三萬，我們有十萬人，爲什麼反向他投降呢？這裏有點不懂（蹙眉搖首）。

劉謙 他們心裏只有一個降字，就是能戰也不願戰，這就沒有辦法了。（內監乙自外走入）

內監乙（半喜）稟殿下，卻令史在外候見！

劉謙（起立）陪！

（內監乙起立轉身出外，崔氏驚異及宮婢俱搖扇退入內殿，卻正隨內監乙走入。）

卻正（捧茶一盞）參見殿下！

劉謙（蓮步）請坐罷！

卻正（執坐）殿下是不是已經決定奔往劍閣？

劉謙 特請卻令史來就是要詳細叨教（坐）。

御正 (嚇然其言) 豈敢殿下有何見識！下官無不運命！

劉謙 現在所懷疑的一點，就是趕到劍閣以後，不知道姜大將軍肯不肯回兵？

御正 姜大將軍一定肯回兵！

劉謙 何以見得？

御正 這理由很明白，皇上願意投降，完全是受了這班賊臣的蠱惑，姜大將軍素來忠心爲國，無時無刻不在想恢復漢室，定鼎中原，聞知此訊，回兵決無疑間，至於他帳下的兵士，多半是西川人，聽得家鄉被魏兵蹂躪，沒有不切齒痛心的，只要有命令回兵，大家都會願意拚命殺賊，不要說收復成都，就是要把魏兵趕出西川，也不是什麼很難的事！

劉謙 理由固然不錯，不過父王已經出降，姜大將軍回師來救，是不是對父王他們有所不利？

御正 只要能夠回兵，就可以得到勝利，勝利既然屬於我們，他自然不敢把我們的皇上怎麼樣？

劉謙 (興奮地起立) 好！就依照令史的計劃，我們先趕到劍閣再說。

御正 (起立) 下官也願意追隨！

(外國人整肅，繼以奔騰的腳步聲。)

劉謙

(哭聲地)爲什麼！(內監乙慌忙跑出去。)

卻正

(看看天色)天還未亮，決不會是魏兵殺進城來！

(人聲愈加喧嘩，火光照耀着窗外的天空，遠處有喊殺聲。)

劉謙

(拔出劍來)這一定是非常事變！卻令史！你在這裏等一等！(急劍欲出。)

卻正

(拉住劉謙)殿下不要出去！

(劉謙正欲掙脫，內監乙喘息地跑進來。)

內監乙

(半跪)殿下不好！

劉謙

什麼事？

內監乙

內城的兵士全部叛變了，已經和皇宮的衛士發生巷戰，魏兵趁勢把全城包圍，不論軍

民，一概不許出城！

劉謙

(大驚)有這等事！

卻正

(驚嘆地)大概是兵士們不願投降，才釀成這種叛變！可是，到現在來實行兵諫也沒有用了！

內監乙

聽說皇上已經坐着驛車，逃到駙馬都尉鄧良的府裏去了。

(劉謙揮手令起，內監乙叩首後起立。)

劉謙 (回頭望火光，完了！一切都完了！(收劍入鞘。)

卻正 殿下不要灰心！現在雖然不能出城，慢慢再想法子！

劉謙 做了俘虜以後，就沒有法子好想了！

卻正 殿下何必作這種想法！當年光武皇帝，遭王莽之亂，在外間流亡多年，卒使漢室中興，延長國祚，要忍得一時之辱，才樹得百年之基！

劉謙 (胸有成竹地) 卻令史！你可知道，君辱則臣當死，父辱則子當亡！這情形，已經和光武皇帝的

時代不同了！

卻正 (低頭) 是爲臣者盡忠，下官願聽吩咐！

劉謙 不能忠於國家，就只好忠於君上！父王降魏以後，(深深一揖) 一切拜託令史！

卻正 (連忙還禮，淚落於膝) 復國的大任，雖然不能克當，伴駕隨王，自當保持臣節！

劉謙 好！(點頭) 卻令史！再見！(穩立不動。)

(卻正一面拭淚，一面躬身退下。撤氏及陳真婆羅走出，門外人聲仍在喧鬧，火光繼續上騰。)

戴良

(跑向前抱住劉暉的左手)爸爸!

劉暉

(以手撫戴良頭頂,淚從臉下落)戴良!

崔氏

殿下!魏兵已經圍城,判劍閣去是沒有希望了!

劉暉

(頓足地)我本來沒有這種打算!

崔氏

(頓足地)殿下本來是怎樣打算的?

劉暉

父王既準備出降,國家從此休矣!剛才我已經哭告太廟,預備……

崔氏

預備怎麼樣?

劉暉

(沉重的聲音)預備一死,抬舉上墓!上報先帝也免得屈膝他人,辱沒了祖宗!

(內監乙在旁吃驚)

崔氏

(興奮地)殿下真是這種想法嗎?

劉暉

事到於今,還有什麼別的想法?

崔氏

(感嘆地)好好!應當是這樣!應當是這樣!(突然拜伏於地)請求殿下,讓臣妾先死!

劉暉

(詫異地)你為什麼要死?

崔氏

（起立）我為什麼要活着？殿下不願投降受辱，難道臣妾可以偷生忍恥，殿下是爲着國家，

臣妾是爲着殿下，盡忠盡節，雖然不同，總而言之是不願投降！

劉詠

你！你還有你的責任！（目顧簾耳）

簾良

（趨向崔氏的身邊）攝！

崔氏

（扶着簾良的肩膀）殿下是指孩子們嗎？

劉詠

是的。

崔氏

（看簾良，復回頭內鑒，堅決地）我不願看見他們做人家的奴隸，隨便殿下怎麼處理罷！（掩面而

泣）

劉詠

（有若自語）孩子們似乎太無辜了！

崔氏

（二西拭淚）孩子們雖然無辜受累，可是，抬頭上望，天也快亮了！（堅決地甩開簾良，轉身跑到前邊向

柱子上亂撞，宮婢拉扯不及，連仆跌下，內監乙嚇得在一旁發抖）

簾良

（大哭）攝！（劉詠急向前扶着，崔氏已血流滿面，奄奄一息）

劉詠

夫人（眼淚已經流下來）

黛良 媽媽！

崔氏（睜開眼，有氣無力地）殿下！臣妾……臣妾先走一步……我的……我的孩子們……都跟我來吧！（閉目頭垂下。）

黛良（哭喊）媽媽！

（劉謙放下崔氏，慢慢地立起，凝視一會，抬頭看看天色，又回頭看看火光。）

內監乙（低聲地）殿下有什麼吩咐嗎？

劉謙 出去，不要聲張！

內監乙（躬身）是！（懷疑地退出去。）

（劉謙回頭看看崔氏，跪地直視內殿，宮帷愕然目送之，內殿有刀劍聲轉響，宮帷起立將欲入視，劉謙已面奪槍退，劍而出，宮帷注視着劍上的血跡，張口欲號，劉謙怒目視之，仍復跪下。）

黛良（泣不成聲）媽！我也跟你去！

劉謙（走避稍遠）黛良！你願意跟媽一道去嗎？

黛良（正住哭聲）我願意！

劉謹 你不願意投降嗎？

戴良 我不願投降！

劉謹（點頭）好孩子！你看媽還有氣沒有？

（戴良俯身向崔氏口鼻探視，劉謹忽然閃避，自其身後以劍刺之，宮婢大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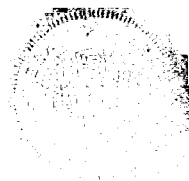
戴良（倒在地下）爸爸！爸爸……爸爸！（喘息的聲音）

（劉謹莊倒於地，俯首而哭。）

劉謹（抬頭）皇天后土，實鑒此心！我劉謹也算對得起堂堂的漢族了！

（何顯蒼看崔氏及戴良，突然舉劍自刎，側身倒地，宮婢大驚，窗外火光仍熾，天色漸漸明亮。）

——幕下——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白 貽 周 者作著

店 書 星 亞 者版出

社 誠 公 持 勤 者行發

版初月三年九廿國民華中

角八幣國價實

10272
4534



20
21
22

97-20